
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2017

8 月上



STORIES

故事会®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15

青涩年华

故事烂漫



秘密情歌



Cao Qingwen Stories Editor
曹晴雯 故事会红版编辑

前几天和朋友在聊难忘的电影情节，我想到了下面这个故事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儿子带着新婚妻子回家看望父母，晚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席间，说起家里一间专门用来收藏音乐唱片的屋子，儿媳就问：“父亲母亲收藏了这么多唱片，那你们之间，是不是有一首特别又浪漫的情歌呢？”

父亲听了，言辞肯定地说：“没有。”

母亲没有说话，这个时候，儿子站起来说：“有有有，我小时候经常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听一首歌。我这就去找出来，大家一起听听。”

母亲想要阻止，可儿子已经上楼了。父亲满脸疑惑，直到儿子将唱片放进唱片机，音乐响起，父亲才突然想起什么来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惊讶，不时看低头的母亲。

等到再晚一些，母亲在厨房给桌上的鲜花剪枝换水，父亲走到母亲身后，想了想说：“那张唱片你什么时候买的？”母亲没怎么犹豫，一边修剪花朵，一边说：“买了很久了啊，那天我带着儿子去那个女人家找你，听到你在房间里很开心地唱这首歌，什么‘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’的，我不想打扰你，就带着儿子走了。第二天我就去唱片店买了这张唱片。”说着，母亲又把鲜花重新插进瓶子里。父亲的眼睛有些湿润，他看了看母亲，从花瓶里挑了一支玫瑰，掰掉枝上的刺，递到母亲的手里。

这个故事中，儿子以为的那首属于父亲母亲的“秘密情歌”让我想到，平淡生活里的刺。爱人离开、亲人不在、工作受阻、理想艰难……有些刺痛既然不能避免，那我希望，每个人最终都能找到温柔化解生活真相的途径。最简单的方法，比如，在这一期故事里收获一些快乐或启示。

高清杂志网
GQZZW.COM

(插图：丁德武)

636 2017

SEMIMONTHLY
上半月刊

8月

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 (www.storychina.cn)



开卷故事	2
笑话 15 则	巴 梨等 4
头条故事	
老习俗	童树梅 8
新传说	
跪搓板	高国俊 11
脱单计	郭铁牛 17
用了什么招	雁 戈 21
如此报恩	侯 子 24
悬崖勒马	云川纵 28
密室杀人	牧 谦 32
情感故事	
这个夏天	梅 冰 14
我的故事	
拜年	王生文 35
情节聚焦	
绝活	胡斯庆 38
法律知识故事	
赔偿金必须还债吗	夏 天 41
海外故事	
多一项指控	夏克军 43
3 分钟典藏故事	48
民间故事金库	
借棺	大刀红 50
传闻轶事	
一条毛巾成就的英雄	徐 同 54
试亲家	焱 焱 82
外国文学故事鉴赏	
臭味相投	58
中篇故事(精编版)	
我的战友叫二孔	任荣婷 63
“啥汤”传奇	李 楠 72
动感地带	81
网文热读	
老式恋爱	86
诙段子	90
幽默世界	
《遭遇土豪》等 5 则	鲁宁阳等 92

2017年8月

上半月刊·红版
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 凯

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

本期责任编辑 曹晴雯

电子邮箱: caoqingwen0228@126.com

发稿编辑

吕 佳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韞

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5114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广告业务 021-3401 0383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媒体部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故事会互联网+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: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 元

特别提示: 凡本刊录用的作品, 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, 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。如有特殊要求, 请提前说明。未经本刊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(包括但不限于: 以非法的方式复制、改编、传播、展示、上载) 本刊刊登的作品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

· 笑话 ·

进步阶梯

——岁的儿子搬了好几本书摆在地上，踩上去踮着脚取下了柜子上的糖果。

爸爸见了，刚要阻止，这时妈妈说：“我们儿子这么小就懂得那么多大道理，比你强多了！”

爸爸问：“什么大道理？”

妈妈骄傲地说：“比如‘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’啊，还有‘干大事，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’……”

妈妈还要说下去，爸爸突然笑起来：“那最上面的好像是你的平板电脑。”
(巴 梨)



(本栏插图：包丰一)

过来人

小超失恋了，好友安慰他道：“不要难过了，等你有钱了，就能遇见更好的姑娘，我是过来人。”

小超一听，吼道：“你骗人！”

好友说：“我骗你干吗啊？咱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！”

小超说：“你从来就没有过钱，算什么过来人？”

(一米阳光)

真的要买狗吗

——家三口去饭店用餐。
吃完后，爸爸去付了钱，这时妈妈对服务员说：“我可以把吃剩下的菜打包回家给狗吃吗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您请。”

旁边的儿子听了很惊讶，问妈妈：“我们家真的要买狗吗？”

(小 七)



清仓大甩卖

熟不熟

甲：“用了这么多年微信，我发现，对熟人来说，能在微信里解决的事情就不用打电话了。”

乙：“那对不熟的人来说呢？”

甲：“打电话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要加微信了。”

(刘 拯)

浪 费

丈夫抱怨妻子用钱太浪费了，比如买了很多衣服，只穿一次就不穿了。

妻子听了很气愤，大叫道：“我哪里浪费了！我花的钱都是需要的，那些衣服都是分场合穿的，不像你……”妻子指着灭火器继续说：“这个你已经买了两年啦，一次也没用过！”

(田龙华)

别装了

这天凌晨，小米还在床上玩手机，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于是她迅速关掉手机，放在一旁，装作熟睡。

老妈开了门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行了，别装了，这么文雅的睡姿不像是你。”

(潘光贤)

阿娇经过一家店铺，听到店铺里反复播放着“因公司倒闭，清仓大甩卖，最后三天”，可三天后，阿娇再次经过店铺的时候，店里还在播放同样的录音。

阿娇忍不住进店问老板：“老板，三天前你不就说是最后三天了吗？”

老板笑笑说：“是啊，没想到生意好得出奇，我们不得不接着‘倒闭’啊……”

(紫荷心雨)





· 笑话 ·

寄了啥

林林要寄快递，她拿给小哥一个空纸箱让他打包。

小哥见纸箱是空的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是寄给谁的？”

林林说：“喜欢我很久久的一个男生。”

小哥疑惑了：“可是里面没有东西啊？”

林林“扑哧”笑出声，说：“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。”

小哥一听更蒙了，继续追问是什么。

这时，只听林林说：“一箱‘情愿’啊！”
(极品咖啡)



看戏

课堂上，老师提了一个问题，下面没有一个学生回应。

老师说：“你们可以给点反应吗？我在上面唱独角戏，你们在下面干吗呢？”

一同学脱口而出：“看戏。”

(甜甜)

坚如磐石

阿杰暗恋一个女生很久了，这天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精心挑选了一块石头，对着女生表白：“我对你的爱坚如磐石！”

女生听了问道：“你说的磐石是什么石？”

阿杰来了劲：“陨石！它们在太空经历了无数次的磨砺，最后还是坚定不移地来到了地球。”

谁知女生说道：“陨石不都是出轨后才来到地球的吗？”

(芷彩卓)

桑拿式火锅

炎炎夏日，丫丫和男友在外约会，看到一家火锅店，名字叫“桑拿式火锅”，觉得很新奇，就问男友有没有吃过，男友把嘴一撇，说道：“什么桑拿式火锅，不就吃火锅不开空调吗？”
(刘振)



买亏了

姐妹俩逛街，妹妹看中一款很贵的洗脸仪，一直在纠结该不该买。

看妹妹这么难下决心，姐姐说：“当你犹豫一件东西该不该买，就买下来吧。”

妹妹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姐姐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因为‘买亏了’，你的后悔顶多持续三天；‘当时怎么就没买呢’，这种后悔却会持续三年。”

(潘 烨)

随便看看

一位盲人悠闲地牵着导盲犬走进一家商店。等到了店里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抱着狗转圈圈。

店员不解地问：“先生，您想要点什么？”

盲人镇静地回答：“不用了，我就随便看看。”

(田宇轩)

改写句子

语文课上，老师出了一道题目：请把“我的哥哥去学校”这句话改成将来式。

老师叫小明去改写，小明走到黑板前，迅速写道：“我哥哥的儿子去学校。”

(潘光贤)

儿子翻看相册，突然指着照片问道：“爸爸，你身边这个漂亮的阿姨是谁？”

爸爸看着照片中的姑娘，身材苗条，长相美丽，落落大方，看到妻子曾经的容颜，不禁自豪地说道：“那是你妈妈。”

儿子噘着嘴，看向厨房，小声说道：“厨房那个人果然不是我亲妈！”

(暮 春)

亲妈

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· 头条故事 ·

有些习俗虽老，却香气四溢……

老习俗

童树梅

过年了，韩亮高高兴兴回了家，他在城里一家大酒店从事白案工作，也就是制作面点，城市离家不远，所以春节回家并不拥挤。

回家后，韩亮就兴致勃勃地展示起手艺来，他要为全家蒸馒头包子吃。年前蒸馒头包子是乡村流传已久的习俗啦，有“生活蒸蒸日上”的美好祝福。

可是家里没有蒸笼，妈妈便跟邻居张大爷借了来。韩亮一边使劲揉着面，一边说：“妈，以后我会经常回家做点心给你们吃的，光跟人借蒸笼也不是个事，最好等有空了置办一套。”妈妈口头上答应着，一边帮着儿子剥馅，爸爸则笑咪咪



地在灶膛下烧着火，过年的气氛真好，一家人团圆的气氛真好！

不大工夫，馒头包子出笼了，城里大酒店的点心师傅手艺就是好，不仅花色好看，味道也特别鲜美。爸妈一边吃一边笑得合不拢嘴，说：“亮子，咱过了大半辈子啦，还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哩，嗯，得让大伙儿尝尝咱儿子的手艺。”妈说着拿了好多馒头包子，喜滋滋地出去了。有好吃的送给邻居尝尝味，算是又一个乡村老习俗吧。

过了一会儿，妈妈笑吟吟地回



家了，显然是收到了不少的感谢和赞扬。然后妈妈把蒸笼收拾好，说：“亮子，我得赶紧把蒸笼还给你张大爷，过年了，跟他借蒸笼的人家多着哩。”妈妈一边说一边往笼里放了至少有20个馒头包子，韩亮惊问道：“放这么多干什么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还人家蒸笼时不作兴空手的，懂不懂？20个馒头包子，多吗？一点也不多。”

韩亮无奈地摇摇头，是的，家乡是有这个习俗：无论哪家办红白大事，家里桌子、板凳、杯碗茶盏不够用，哪怕是柴米油盐，都可以跟邻居借，但归还时一定不能空手，香烟、点心啊，总得带上点什么。

过了年，韩亮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城里继续工作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韩亮又想爸妈了，反正离家也不远，便又坐车回了家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做点心。韩亮眉飞色舞地说：“爸、妈，我的手艺又进步了，不是吹牛，现在做的点心比过年时做的好吃多啦，我还学会了三丁包子、蟹黄包子，保证让你们鲜掉牙。”

爸妈听了很兴奋，可是问题来了，家里还是没有蒸笼。

韩亮说：“妈，我上次让你们置办的蒸笼呢？也没多少钱，要不我现在去买一套？”

妈妈听了，赶紧说：“买什么买嘛，你一年能回来几次？买了老不用会坏的，再说镇上也没得卖。”

这回蒸笼还是借的邻居张大爷的。韩亮做的三丁包子果然鲜美得不得了，妈妈又请老少爷们尝了，逗引得大伙儿个个啧啧称奇。归还蒸笼时，妈妈照例在蒸笼里放了20个包子给张大爷。

当韩亮再一次回家时，恰好在镇上看到一家杂货店里有卖蒸笼的，心想现在好了，给家里置办一套，省得老跟人借。

可回家后意外出现了：妈妈坚决不肯用新的蒸笼，说新蒸笼有味道，不好闻，还是张大爷家的好。爸还认真总结道：“亮子，有些东西还是老的好，像老蒸笼、老铁锹、老菜刀，越用越顺手，当然，最好的还是老朋友、老习俗和老家了。”

韩亮纳闷极了，可也只能听爸妈的，那套新蒸笼只好搁置了起来。

当又一个春节到来时，想家的韩亮却回不了家了，因为这回韩亮来到了一座相当遥远的城市做面点，他供职的大酒店过年时生意特别忙，根本走不开。回不了家，自个儿想家倒是小事，关键是爸妈吃不到自个儿做的点心了，现在手艺



· 头条故事 ·

比起以前又大大进步了，看着像工艺品，味道更是没话说，一旦亮相肯定会得到全村人的称赞的。如果是那样，爸妈的脸上肯定又会增添无穷光彩吧？

这一滞留就是两年，当第三个春节到来的时候，韩亮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他坚决地请了假，日夜兼程地回了家。一脚踏上老家的一刹那，闻到空气中飘着的无比熟悉和亲切的味道，韩亮的心都醉了。

这一次，韩亮自然要比以往更精心地制作点心，可是找不到蒸笼。韩亮问：“妈，我以前置办下的蒸笼呢？以前你嫌蒸笼新有味道，现在摆了几年，应该好用了吧？”

妈笑吟吟地说：“被人家借去啦，这家借、那家借的，那套蒸笼就像你一样，都好久没归家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打外进来一个人，是邻居张大爷的儿子张大哥，他以前一直在外打工，好几个春节都没回来，家里就剩下张大爷一个人，想不到今年回来了。

张大哥怀里捧着高高的蒸笼，原来是来还蒸笼的。一见韩亮在家，张大哥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“亮子回来啦？哎哟，你是做点心的高手，我家的包子恐怕入不了你眼啦，吃着玩、吃着玩，不要嫌丑。”

原来张大哥还蒸笼的时候，在笼内放了好多包子。说实话，张大哥家做的包子根本赶不上自个儿做的好吃，不过吃在嘴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，那是一种遥远的深入骨髓的乡土气息。韩亮一边吃得津津有味，一边说：“妈，张大哥家不是有蒸笼吗？他怎么跟咱家借了？”

爸听了光笑，妈也笑，这对老人笑得有点意味深长的，韩亮一头雾水，说：“你们笑什么嘛？”

妈停住笑，声调异样地说：“傻儿子，你张大哥来借蒸笼时，说他家的坏了，可我敢保证他家蒸笼好好的，他这是想办法送包子给我们哩。”爸也说：“亮子，你没回家的两个春节，大伙儿都来跟咱家借蒸笼，我们就这样吃到了香喷喷的各式各样的馒头、花卷、包子和年糕。”

韩亮静静地听着，猛地灵光一闪，明白了，难怪以前妈一直跟张大爷借蒸笼哩，难怪大伙儿以前都跟张大爷借蒸笼哩，那时张大爷的儿子儿媳不回家过年，张大爷吃不到点心，妈妈和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，让张大爷一起乐呵乐呵。

爸说得对，有些东西真是老的好，比如老家、老习俗，暖人心哩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高国俊

跪搓板



耿 老汉今年六十挂零，老婆三十年前就已离世，他和女儿翠萍相依为命。按说老耿既当爹

又当娘，把女儿拉扯大，女儿对老爸应该更加感恩才是，可翠萍对老耿总是板着个脸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五年前，翠萍嫁到了县城，跟老公小顾开了个百货商店，生意做得还算过得去。她没有特殊情况很少回村探望老爸，倒是女婿小顾隔三差五地开车过去看看，顺便给老耿买些好吃的带去。

这天，小顾打电话来，让老耿趁农闲到县城去住几天，老耿也早已想外孙了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老耿坐车到了县城，来到女儿的百货商店时，小顾不在，翠萍见老耿来了，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忙着。老耿也没计较，只顾逗着外孙，一会儿和外孙玩“猴子爬树”，一会儿又玩“狗熊打洞”，逗得外孙“咯咯”直乐。

一会儿，翠萍给小顾打了个电话，说是她爸来了，让他快回来，小顾说他在帮哥们搬家，正忙着，忙完了就回来。电话里，两人吵了几句，翠萍绷着个脸，把电话挂了。

到了黄昏，店里打烊了，翠萍离开时，从店里拿了一块木质的搓衣板。老耿有点纳闷，他记得翠萍的家里有一块塑料的搓衣板，干吗还要拿一块呢？



晚上，翠萍炒了几个菜，可还是没见小顾回来，翠萍立马又打了个电话，叫小顾回来陪老耿吃饭。小顾在电话里告诉翠萍，几个哥们搬好家后在酒店里聚会，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。翠萍听了，生气地说：“我给你二十分钟时间，到时不来，看我怎么治你！”

不到半个小时，小顾匆匆回来，满头大汗地解释道：“哥们搬家，请大伙儿吃饭……”老耿也对翠萍说：“小顾有小顾的难处，干吗非让他回家？”翠萍一听两人没一个替她说话，一生气把筷子一放，进了卧室。

老耿见了，忙给小顾倒上杯酒，说：“小顾，别理她，都是从小被我惯的，咱爷俩先喝上几杯。”小顾没接老耿递过来的小酒杯，而是不声不响地抄起一块塑料的搓衣板，随即进了卧室……

老耿“嗞嗞”地一连喝了两小杯酒，正在这时，小顾出来了，他放下了那块塑料的搓衣板，又拿起翠萍刚拿回家的木质搓衣板，再次走进了卧室。老耿见卧室的门半开半掩着，就倒背着双手，悄无声息地踱到门口，往里一望，只见翠萍头朝里，斜躺在床上，而小顾正在

床边跪着搓衣板，给翠萍小声地赔着不是。见此情景，老耿忙把头缩回来，蹑手蹑脚地回到原位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小顾回到饭桌，开始和老耿对饮。

又是几杯酒下肚，老耿话就有点多了，他对小顾说：“小顾啊，你对翠萍迁就那是没得说的，我这做长辈的放心，但是，男人嘛，就得要有男人的样子，俗话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……”

小顾听了，激动得红着脸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爸，你不是不知道翠萍心脏不好，她是我的另一半呀，我不迁就她谁迁就她？万一把她气出个好歹，我……我后悔都来不及啊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老耿愣怔了，只见他喝干了杯中余酒，连饭也没吃一口，就上床躺下了。

这一晚，老耿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，一夜没合眼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耿就一个劲儿的说要回家，小顾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爸，昨晚是不是生我气了？”“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回家有点事，过两天我就回来！”说完，老耿就走了。

当天中午，老耿蹬着辆三轮车，来到村北公墓，只见他来到一个土



坟前，水果糕点摆了一地，他一边烧纸，一边对着坟头说：“秀兰啊，咱闺女有福气啊，找了个知冷知热、会迁就的好女婿，他们的日子不愁不忧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唉，倒是你命不济啊，找上我这样的混蛋，我在外胡吃海喝，一是伤身体，二是耽搁过日子，你当时劝我，我不但不听，反而动手打了你……你也真是的，你为啥不拿起菜刀跟我拼命呀？你干吗喝农药自尽呀？撇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……唉，看得出，咱翠萍因为这事，是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了，我不怪她，这是我该得

的，活该！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老耿瞅瞅左右没人，从旁边三轮车上拿下一块木质搓衣板，放在坟前说：“秀兰啊，我也跟年轻人学学，时髦一把。”说完，他一下跪了上去。

就在这时，老耿猛地听到一声叫唤——“爸”，他吓得一回头，只见小顾抱着外孙，和翠萍紧挨着站在他的身后。原来，今天老耿说是家里有事，匆匆离去，翠萍和小顾就觉得很奇怪，两人不放心，随后就赶来了。到了村头的小卖部，一问才知道老耿买了不少东西，还有烧的纸，于是便估计老耿上坟去了。这当儿，翠萍含着眼泪，动情地上前扶老耿：“爸，快起来！”小顾也在一旁帮腔：“爸，别让外人看见，笑话您！”“不，我不怕笑话，你让我向你妈忏悔！”老耿的犟劲上来了，跪着不动。

翠萍苦笑着说：“爸，你向妈忏悔我不拦你，你想跪搓板也随你，但是你干吗跪木质搓衣板，这板可硬了；还有，你跪反了，搓板平面应该朝下。”“啊……”老耿一愣神，本能地双腿一松，翠萍趁机抽出了搓衣板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· 情感故事 ·

这个夏天

■ 梅 冰



海强和华子是村里最胆大的两个少年，正逢暑假，两人上树掏鸟，下河捉鱼，碰着三个，惹着四个，这世上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。

最近两人瞄上了村西头的老龙头家，老龙头家的院子内长着十几棵梨树，现在梨子已挂满枝头，光想想梨子的滋味就能让他们口水直流了。可问题是，老龙头是全村第一的恶人，甭说摘梨子，就是靠近他家院墙，可恶的老龙头都会拎着根粗大的棍子，恶狠狠地瞪着你。

海强和华子正绞尽脑汁地想办

法，机会来了，老龙头到邻村吃酒去了，这下子他家中无人了，哈哈，这就叫刚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哩。

这时快到中午，大人们都下田干活了，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夏日那特有的气息散发开来，令人懒洋洋的。海强和华子可不懒，他们悄悄来到老龙头家的院墙外，手搭着墙，一使劲，便翻了上去，再轻轻跳下，香气四溢的梨子就近在眼前啦！

谁知一阵雷鸣般的吼声突然暴响起来，不好，是大黑狗！老龙头养着一只巨大的黑狗，那样子活像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，刚才情急之



下竟忘了这茬儿!

说时迟,那时快,大黑狗已咆哮着奔了过来,甚至可以看到它那白煞煞的大牙和四溅的唾沫了。两人吓得魂都没了,转身就爬墙头,在大黑狗那可怕的大牙咬着他们的一刹那,成功脱险,可是,“哧”的一声响,海强的裤脚被咬掉了一块。

两人脚底生风跑回家后,过了好久,依旧惊魂未定。海强望着破裤脚气急败坏地叫道:“不行,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,我们两个大男子汉总不能被一只狗给吓住了吧?”

华子有点幸灾乐祸,因为他的裤子完好无损,说:“可是,我们总不能带刀去砍大黑狗吧?那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,老龙头回来还不吃了我们?”

海强瞪了他一眼,说:“除了砍,你就不会动脑子吗?硬来不行,咱就智取,你忘了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了?”

华子一愣,说:“我当然知道,你爸以前是个猎人呗。海强,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海强一点头:“麻翻黑狗!”

海强家中还有一些麻药,是他爸以前打猎时用来麻醉猎物的。他

当即翻箱倒柜找出麻药,又把一块肉泡在药里,几分钟后,成了。

两人随即再次佯装没事人似的靠近老龙头的院子,踮起脚尖,透过院墙的花窗朝内一看,呵,那魔王正趴在地上呼呼大睡。这时,它似乎听到了墙外的动静,抬起头望望,喉咙里发出威胁的“呜呜”声。

海强瞄准了轻轻一扬手,“啪”的一声,那块肉不偏不斜落在了大黑狗面前,黑狗一惊,一下子跳起身,但随即放松了警惕,因为它看到的是一块肉。

大黑狗再聪明,也只是个畜生,只消两大口,便快快活活地把那块肉吞下了肚。海强和华子屏住呼吸偷看着,心花怒放。

不出所料,只过了分把钟,大黑狗眼神便迷离起来,它自个儿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好,强行爬起身,可是已如醉酒的人一样左右摇晃起来,然后一路摇晃着进了杂物间,显然这家伙实在支撑不住,睡大觉去了。

海强和华子乐得差点笑出声,华子这回勇敢了,说:“我进去,海强你给我把风。”

海强点点头,肉和麻药都是他出的,现在该轮到华子出力了。于



· 情感故事 ·

是他看着华子翻墙入内，自个儿呆在外面，迎着凉爽的风，吹着口哨，悠闲自得地四下里溜达着望风，一边想象着即将到口的美味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忽听得头顶有响动，再一看，是华子出来了。

等华子落地后，海强惊讶极了，华子两手空空，口袋也瘪瘪的，更奇怪的是，华子的神色怪怪的：喘气有点粗，黑黑的脸还有点红，眼神竟还有点迷乱，像刚才吃了麻药的大黑狗似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华子遇见了什么？

华子见问，神色扭捏得不得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屋内还有个人……我以前见过的，是老龙头的外孙女从城里来了……”

海强大怒，低声骂道：“你这么高的个子，连一个女娃儿都怕？你难道打不过她？呸，孬种！”

怒极了的海强当即亲自施展身手翻身上墙，提气轻轻一跃，便平稳落地，前面就是几棵梨树，海强疾步走过去，正要上树摘梨，身后有人说话了。

那人声音轻轻柔柔的，听上去有一点点惊讶，还有一点点嗔怪，就像黄昏时的晚风吹在脸上，说的

是：“你是来摘梨子的吗？可梨子还得等几天才成熟哩。”

海强浑身一酥，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是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，约有十六七岁，她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手白白的，脸也白白的，眼珠子好黑，衣服好美……像仙女一样。

“嗡”的一声，海强头脑就响了，然后转身就跑，一双脚就像踩在棉花上，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，怪了，这回竟然爬了几次才爬上院墙。

华子还在外面等着。两个少年相视一眼，彼此看到对方眼里的纳闷，还有一点以前从未有过的美好。

华子喃喃地说：“她竟比大黑狗还厉害……”

自个儿这么个大男子汉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，一向不服输的海强羞愧极了，说：“不，她比老龙头还厉害……”

微风吹过来，两人一时不作声，默默回想着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：

姚自豪：yaobianji1950@126.com；

吕佳：lujia411@126.com；

丁娴瑶：dingxianyao@126.com；

陶云韫：taoyunyun1101@163.com；

曹晴雯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脱单计

□ 郭铁牛



刘蕊长得漂亮，家里条件好，追的人多了去啦，于是她就养成了一副公主脾气，花篮选花，眼都挑花了，也没挑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如意郎君来。这一下可急坏了母亲何梅，找朋友托亲戚，赶场子一般为刘蕊物色对象。

这天，何梅又在“执手一生”奶茶店里安排了一场相亲，刘蕊对男方看不上眼，言语便有些不冷不热的，男方识趣，先走了，刘蕊便在奶茶店里发呆。就在这时，走进来一个中年人，叫崔柏刚，是个骑三轮车卖蛋炒饭的，经常来这里喝奶茶。这“蛋炒饭哥”平日里总是

进来默默坐着喝一杯奶茶，喝完就走，今天他却突然盯着刘蕊开口了：“左看不好右看不好，给我儿子当媳妇算了。”

刘蕊认识崔柏刚，知道他是卖蛋炒饭的，听他这么说，觉得他的脑袋似乎不太灵光，便决定作弄他一番。刘蕊起身把奶茶店的老板叶媚喊到一边，这叶媚是她表姐，两人嘀咕了一阵，然后叶媚当着崔柏刚的面，装作不经意地问：“蕊美女，你这衣服多少钱买的？”

刘蕊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奶茶，说：“我托同学从美国寄来的，两千两百多美元呢。”



· 新传说 ·

“哟，要一万多人民币呀！”叶媚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接着又问，“你的鞋多少钱？”

“托朋友在国外买的，限量版，一千六百多美元呢！”刘蕊跺了跺脚，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鞋子，说话时还故意用眼光瞟了瞟崔柏刚。

叶媚感叹说：“你这一身都是国外买的名牌，一般人养不起啊！”刘蕊看着崔柏刚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容易养呢，每月几千份蛋炒饭就够了。”

崔柏刚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仔细看了看刘蕊的衣服和鞋子，用平静的语气说：“好马当然要配好鞍了，给我的儿子当媳妇，就该是这样的打扮！”

这下轮到刘蕊蒙了，搞不懂这个崔柏刚到底有一个怎样优秀的儿子。刘蕊到底是聪明、机灵，刚刚绷起的脸立马堆上了笑：“崔伯伯，您儿子是干什么的？读了多少书？”

说起儿子，崔柏刚脸上浮起了笑，忙说：“我儿子可孝顺了，读四年级时我家穷，他就说不读书了，帮我做事，现在在一家服装企业当保安呢！”崔柏刚说完，起身了，“我要去炒蛋炒饭了，明天我把儿子叫

过来，让你看一看。”

刘蕊气得差点岔了气，以往每次相亲，总是自己挑人家的毛病，每次都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作弄对方一番，没想到现在却被一个炒蛋炒饭的戏弄了。崔柏刚骑着三轮车走了，刘蕊远远看着，恨得直咬牙。当天晚上，刘蕊辗转难眠，她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气哟！第二天，刘蕊早早坐在“执手一生”奶茶店里，今天她一定要羞羞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崔柏刚和他的儿子。

崔柏刚今天来“执手一生”晚了一点，把刘蕊等得有些焦急。上





午十点，崔柏刚来了，他见刘蕊在品奶茶，连忙坐了过去。

刘蕊一边玩着手机，一边问崔柏刚有没有带儿子来。崔柏刚要了一杯奶茶，边喝边答道：“儿子说他有事，这几天没得空。他说了，爸看了同意他就同意，他相信爸的眼光。”

这时，叶媚凑过来问刘蕊：“你是在用流量？”

刘蕊答道：“嗯，我二十四小时都用流量的。”

叶媚一听，故意惊讶地叫了起来：“你二十四小时都用流量，那每天不要花六七十元？每个月手机流量费都要用两千？”

刘蕊抬起头瞟了一眼崔柏刚，很随意地说：“只多不少。”

这当儿，一旁的崔柏刚开口了：“不多不多，给我儿子做媳妇，用这点流量算啥？我儿子很节省的，当保安两千多元，可省两千元回家交给媳妇。只要你给我儿子当媳妇，我炒蛋炒饭每月能赚六千元，也全部给你。”崔柏刚一口一个“媳妇”，脸皮厚还不识时务。

刘蕊一听，认定崔柏刚的脑袋不灵光，刚想讽刺几句，母亲何梅走进了店里，她走到刘蕊面前，说：“孩子，你就别挑了，崔柏刚的事

我听说了，他儿子只读了小学，小学好啊，学历有悬殊，好管理；他儿子不会赚钱，那也没啥，只要对我女儿好，我就认了。你给崔柏刚儿子做媳妇，我不仅给你丰厚的嫁妆，还给你陪嫁一百万现金。”

刘蕊被母亲的话噎着，眼泪都要掉出来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妈，你是不是我亲妈？”

“当然是你亲妈了，现在科学发达，你可以做亲子鉴定啊！实话告诉你，崔柏刚儿子这事我做主，定了！”何梅一脸的严肃，又转向崔柏刚，说，“崔柏刚，你明天请个介绍人，我们商量商量，先把亲事给定下来。”

刘蕊被母亲的举动气得真想跳河，但她不愧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想出了一个能让崔柏刚知难而退的办法。

有一天，崔柏刚正在喝奶茶，门前来了一辆宝马，宝马没有停到旁边宽敞的地方，却挤在卖蛋炒饭的三轮车旁停了。崔柏刚正要起身将三轮车挪开一点，宝马车门开了，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，后下来的正是刘蕊，她牵着先下来的男孩的手，不紧不慢地走到崔柏刚面前，很有礼貌、却带着嘲讽的语气问道：



· 新传说 ·

“崔伯伯，您看我们般配么？”

崔柏刚看看刘蕊，又看看那个男孩，慌乱地说：“蕊美女，你们去喝奶茶吧，我卖蛋炒饭去了。”说着，他起身骑着三轮车，慌慌张张地走了。刘蕊望着狼狈而去的崔柏刚，轻松地吁了一口气，心里爽快多了。

其实，这个开宝马的小伙子，也是别人介绍的，别的都好，只是长相一般，刘蕊权衡再三，总觉得差了一口气。可这一回，崔柏刚步步紧逼，没办法，刘蕊只好拿这个小伙子来做挡箭牌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为了和崔柏刚、何梅赌气，刘蕊频频和宝马小伙子交往，几个月后，两人就把婚事定下来了。



一天，刘蕊和宝马小伙子在“执手一生”奶茶店门口聊天，远远看见母亲何梅和崔柏刚在一起，何梅似乎还将一叠钱递给了崔柏刚。刘蕊瞧不起崔柏刚，就急忙走到何梅身边，拉着她的手就走，埋怨道：“妈，女儿的婚期都定了，你怎么还和这个卖蛋炒饭的在一起？对了，妈，你刚才还给他钱是不是？他是不是在讹诈你？”

“没有啊，怎么讹诈我了？我刚才给的是劳务费呢！”何梅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
原来，何梅见刘蕊总是挑三拣四，急得日夜睡不着。这天上街，无意中发现有一家门店挂着“帮您脱单”的招牌，于是试着进店询问了一下，经理听了何梅的苦恼，满口答应一定能帮她女儿脱单。

这家“帮您脱单”的公司是一个有创意的大学生开的，店里除了正副经理，员工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兼职人员，崔柏刚明是炒蛋炒饭的，其实也是“帮您脱单”的员工。崔柏刚接到任务后，便缠上了心高气傲的刘蕊，终于让她成功脱单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□ 雁 戈

用了什么招

最近，牛背山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。家

住牛背山腰的康老头抓住了商机，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便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一家客栈，专为游客提供停车、购物、食宿等服务，赚了不少钱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康老头的客栈开业还不到半年，同村的杨启承在牛背山脚也建了一家客栈，一下子抢走了康老头不少客源。

论服务，康老头自信绝不会比杨启承家做得逊色，难道是输在价格上？他一打听，杨启承的客栈住宿一晚是128元，比自家的108元还贵20元；杨家菜单上各种菜品的价格也比康老头家的要贵一点。那就奇怪了，杨启承到底用了什么招呀？

康老头百思不得其解，决定亲自去考察一番，说是“考察”，其实他没好意思走进杨启承的客栈里，而是在客栈外远远地观望了一阵。还别说，这一望，还真让他望出了“门道”。他发现凡是光顾杨家客栈的游客，都会收到客栈送的一个蓝色布袋作为回礼。康老头一拍脑门：原来是这样啊！好嘛，他送礼品，我也送！我还要送更实用、更好的！





紧接着，康老头马不停蹄地去县城采购了旅游帽、遮阳伞、望远镜等物品。虽然也是小东西，却比杨启承送的布袋好得多了。康老头回来后，还在客栈的醒目位置打出了“进店有礼”的广告。

经过康老头的一番折腾，客栈的生意倒是有了点起色，只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天，上门的客人又少得可怜了。

这天，康老头上小学的孙子来家里玩，看到爷爷在客栈里贴的“进店有礼”的广告，小孙子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爷爷，您给客人送的礼品都太小啦，生意怎么会好呢？人家启承爷爷给客人送的礼，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呢！”

康老头一听，眼睛瞪得溜圆：“你说啥？杨启承送的礼品不就是个布袋吗？里面还装东西了？”

“是啊，我来的时候看到好些客人背着蓝色的大布袋，都装得鼓鼓囊囊的，乐呵呵地往山下搬呢！”小孙子眨巴着眼睛，说，

“我猜袋子里装的一定是好东西！”

康老头拧着眉毛细想了一阵，一拍桌子，嘀咕道：“这哪是送小礼品，这分明是有大阴谋！杨启承在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吧！”

牛背山是个大矿山，难道……康老头心一沉，立马给牛背山景区管理部门的李主任打了电话。

由于康老头在电话里说得煞有介事，李主任很重视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杨启承的客栈。客栈里人来人往，一片热闹景象，有的忙着登记入住，有的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登山，还有的在院子里享用着客栈提供的可口早餐……除了能看出这里生意兴隆外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。这会儿，老板杨启承并不在店里，李主任不打算打草惊蛇，决定先打道回府。





没想到康老头跟着进来了，他一进门就对着李主任挤眉弄眼，顺着他示意的方向，只见有个男人正拎着个蓝色袋子往外走。

李主任心领神会，走过去，对那个男人说：“您好，冒昧打扰一下，您是住店的客人吧？”男人点点头。

李主任接着说：“我刚才看到您已经提了行李退房了，这袋子里又是……”

男人一愣，随即拎起布袋晃了晃，笑着说：“还能有什么？一袋垃圾而已。”

“垃圾？”康老头一声冷笑，抢着说，“我看不是一袋垃圾这么简单吧？”

那位客人索性把蓝布袋解开，敞开了袋口。康老头急急地探出脑袋往里瞧——矿泉水空瓶，速食包装袋，香蕉皮，几团揉皱的面巾纸……里面果然全是垃圾。康老头窘得满脸通红，嘀咕道：“这么漂亮的布袋，干吗拿来装垃圾……”

那客人笑着说：“你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吧？我这垃圾可比这布袋值钱多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杨启承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见到李主任，他快步走过来，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道：“李主任，我是怕游客带上山的垃圾破

坏了牛背山的环境，就搞了个‘垃圾换折扣’的优惠活动。”

原来，杨启承给客人发蓝布袋，是为了让客人把自己带上山的垃圾全部带下山，这样便能在客栈里享受全场八折优惠！

康老头心里一算，杨启承店里的食宿原价虽然比自家的要贵些，可打完折下来，就优惠不少了，价格明显有优势。

李主任明白了事情原委，表扬杨启承道：“懂环保，有远见，难怪游客们都爱来你这里！”

杨启承红着脸说：“您夸得好，我只是想着保护好我们的牛背山，吸引更多的客人来这里玩，这样，我的生意也能细水长流。”

“这个活动开展得好啊！”李主任拍着杨启承的肩膀，“既然是对咱们牛背山好的事，你也该跟老乡分享分享经验嘛，别伤了和气！”说着，李主任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康老头。

杨启承挺机灵，赶紧上前握了握康老头的手。倒是康老头，红着脸，心里直嘟囔：不如人啊不如人，这一招自己咋没想到？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娟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· 新传说 ·

如此报恩

□ 侯 子



张国臣的父母去世得早，他从小和妹妹张小莉相依为命。为了供妹妹念书，张国臣早早地辍学打工，起早贪黑赚点辛苦钱。张小莉这几年也很争气，不但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还办了自己的公司，算是事业有成，每月会给哥哥寄三千元的生活费。

妹妹出息了，张国臣却熬成了大龄青年，三十好几了还没个对象。最近，有媒人帮他介绍了个叫吴秀秀的姑娘，人不错，两人相处得挺好，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可是问题来了，吴秀秀家突然提出

要十一万元的彩礼。

张国臣明白，现在结婚就是这么个行情，十一万，代表着一生一世，也是讨个好彩头。可这钱要从哪里来呢？张国臣自己可是两手空空。不过不怕，还有妹妹嘛，对妹妹来说，这根本就不算事。

张国臣掏出手机，兴高采烈地把事一说，那边张小莉却语气平平：“好事啊，可是哥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得给我打借条。”张国臣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打。你啥时回来，咱兄妹小半年没见啦！”

张小莉沉默了一阵，说：“我



最近忙，回不去，要不，你写好借条签了字，用手机拍成照片发过来，我存一下也行。”

张国臣一愣，这才知道妹妹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浑身冰凉：亲兄弟，明算账。话虽这样说，可养育之恩大过天啊！想到这些年自己对妹妹的辛苦付出，他心里凉透了。一气之下，张国臣挂了电话，既然妹妹这么忘恩负义，自己也不能觑着脸求她。

张国臣决定找哥们帮忙，可一听借钱，几个哥们都退缩了。这下张国臣没辙了，只得沮丧地对吴秀秀说：“秀秀，彩礼钱我怕是凑不齐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那帮所谓兄弟全是因为我有个有本事的妹妹，

才对我好的，可我这妹妹竟然这样待我，我心里委屈啊！”

吴秀秀思忖半晌：“其实，不过就是个借条……”张国臣恼了：“这不是借条的问题，她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！要说，这事早有兆头了。上个月，她只给我寄了一千五，这个月更少，才一千！我原以为她是一时疏忽，没想到她是有意要给我断粮，与我断了情分啊！”说着，张国臣流了泪：“秀秀，你再等我几年。明天我就进城打工，争取早日把这笔钱挣出来！”

吴秀秀叹气道：“可你觉得我们这年纪，还能等几年呢？”

张国臣绝望了，吴秀秀犹豫半刻，掏出张存单：“这十一万，有些是我这些年打零工攒的，有些是我找好姐妹借的。你先拿去，明天交给我爹吧。”张国臣哆哆嗦嗦地接过存单，感慨道：“没想到我的所谓朋友和妹妹，都不及一个未过门的媳妇啊！”

就这样，张国臣和吴秀秀“跨”过了彩礼的槛儿，择良辰吉日，举办了婚礼。张国臣身边没啥亲人，吴家人就帮忙张罗着喜宴，对新





· 新传说 ·

女婿也很是客气。张国臣心里正暖洋洋的，就听外面“滴滴”几声，来了辆小车，是张小莉。因为彩礼的事，张国臣心里有气，没跟张小莉提结婚的事，没想到她打听到日子，自己赶来了。

见到“没良心”的妹妹，张国臣语气不善：“你来干啥？”

张小莉掏出个红包：“哥，新婚大吉。”

张国臣接过红包，心头一热，可终究是喝了点酒，有些失态：“那么，这要不要打借条啊？”

见话不投机，怕坏了哥哥大喜的心情，张小莉也没多呆，冲乡亲们打了个招呼，寒暄了几句，就坐车走了。

晚上，送走宾客，吴秀秀忍不住念叨起来：“国臣，你不该那样对咱妹啊！”张国臣一撇嘴：“她以为送个红包就算了却我们之间的情分了？她办那么大的公司，也不说拉一把我这个哥哥，随便给我安排个职位都好啊！唉，她进城读书开了眼界，却坏了品性，不懂回报！”吴秀秀一时接不上话，索性另提一茬：“还有件事，今天婚礼都办了，至于彩礼那些钱……”

张国臣也不含糊：“秀秀，我知道，这钱终究是要还的，过几天

我就去城里找工作。”

婚后第三天，张国臣就收拾了打工家什，出门找活儿了。过程不太顺利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厂子里找了份电工维修的活儿。可让张国臣郁闷的是，还没等他打电话回家报喜，这活儿竟然又“黄”了。张国臣一打听，简直要气炸了，从中作梗的竟然又是妹妹张小莉！那家厂子的老板和张小莉的公司有合作关系，张小莉和老板通了气，老板就变了卦！

张国臣气急败坏地冲到张小莉家讨说法，还一拍桌子要和张小莉断绝关系。张小莉似乎早有准备，面对哥哥的指责，她不气不恼，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哥，你这次出门，证件都带齐了吧？”

啥意思？难不成还真要办手续与我断关系了？张国臣有些慌了：“你想干啥？”

张小莉从茶几抽屉里拿出几张表格，说道：“虽然你原先干过电工的活儿，但也过去好些年了，你又没有正正规规考过证，我给你报了个自费培训班，你先进修一下，再去工作。”张国臣没好气地嘟囔着：“你别瞎折腾，我哪有闲工夫进修啊，我还得还人家彩礼钱呢，你忘了？”



“不急，不急，妹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还彩礼钱！”

老婆吴秀秀不知从哪儿闪了出来，张国臣傻眼了，只见吴秀秀挽着张小莉的胳膊，笑着说道，“国臣，赶紧谢谢咱妹子吧，这一切还是她想得周到！”

原来，张小莉虽远在省城，但还是关心着哥哥的情况。她知道张国臣因为有了她这样有出息的妹妹，就变得游手好闲，整天与狐朋狗友喝酒、打牌，于是，她就逐渐减少他的生活费，想逼一逼哥哥。谁知张国臣宁愿得过且过，也不愿意出去找工作赚钱。后来，知道哥哥同吴秀秀谈婚论嫁后，张小莉私

下找到了吴秀秀，劝她讨要彩礼，好再将张国臣一军。吴秀秀当初拿出的十一万存单，就是张小莉给的。张小莉说这笔钱就当是给哥哥嫂子的结婚贺礼，只是不能让张国臣知道，她要用这笔“债务”激出哥哥的斗志！

张小莉说：“哥，你前半辈子为了我辛苦打拼，可等我有出息了，你却一下子泄了气，总想着‘前半辈子哥供妹，后半辈子妹养哥’，可你还正当壮年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没点干劲可不行！你的恩情我都记着，这恩我得报，怎么报？首先我就不能让你这么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啊！”

走出张小莉家，张国臣心里很惭愧，他对吴秀秀说：“是我眼界窄啊，误会了妹妹，唉，我这个当哥的没本事，让妹妹看了笑话喽！”

吴秀秀温柔地搂着张国臣的胳膊，说道：“你猜小莉第一次跟我见面说了啥？她说，她哥哥一个人把她拉扯大，是天底下最最有本事的人！”张国臣一听这句话，一串热泪终于流了下来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娟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· 新传说 ·

悬崖勒马

□ 云川纵



张维是个生意人。这天，合伙人曾亮请张维吃饭，饭后出门时，曾亮的新秘书舒沁不小心崴了脚，曾亮喝了酒没法开车，就让张维捎她一段。

张维一路上沉默着。舒沁坐在后座上，她的手无意间在座位上摸到了一个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支口红。她笑着问张维：“嫂夫人的？”

张维愣了一下，敷衍地点点头。

舒沁就着路灯看了一下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这是您买的吧？色号艳了点，适合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呢！”

张维抿了抿唇，没说话，明显不想提这个话题。舒沁却不在意，她将口红放在不易碰到的地方，感慨道：“嫂夫人旺夫又贤惠，怪不得您那么疼她。”

“旺夫？”张维心中一动。

“是啊！”舒沁笑得一脸神秘，“我会看相哦！看您的面相，就知道您最近有感情方面的困扰。”

张维有些不屑，他最近不在状态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舒沁似乎看出了张维的想法，接着道：“八年前，您在西南方位受过一次大挫折，本来都无力回天了，幸亏命里有贵人相助，才东山再起。您说，



我说得对不对吧！”

张维一怔，一脚刹车踩到底，将车停在了路边。八年前，他从山东去湖南做生意，遇到了骗子，赔得一塌糊涂。后来，他就遇到了妻子，在其鼓励下，慢慢重拾信心……

舒沁托腮笑道：“我没说错吧？嫂夫人可是福星！”

张维沉默半晌，忽然从手机里翻出一张妙龄女子的照片，递向舒沁：“你确定她是福星？”

舒沁仔细看了一下，笑道：“您诓我。这不是嫂夫人，这女子尖下巴，高颧骨，面相不太好。”

这下张维有几分相信了，他这人本就有点神神道道的，每年给各路大仙送的礼将近六位数。他重新发动车子，言语间客气了许多：“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还懂这个，难怪亮子那么重视你。”

舒沁笑道：“曾总这人惜命，之前我跟他说有班飞机不能坐，他一开始还不信。后来嘛，就一直带着我了。”

张维彻底放下心来，曾亮那次临时换机，结果之前那班飞机失事，他躲过一劫，大家都说他好命，原来是有高人指点。

张维越发客气：“大师可否看看我的婚姻状况？”

舒沁挪到副驾驶位上，打量了张维一会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有妻有子，事业有成，可别贪心不足，当心坏了运势！”

张维心中“咯噔”一跳，他最近的确摇摆不定，倒还不至于出轨，他只是跟一个女子志趣相投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他也知道如果真发展出什么，对妻子很不公平。他不想做人渣，但又舍不得那个女子。

舒沁似乎看破了张维的心思，慢慢地说：“有人说，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其实，如果把野花插到现在的花瓶里，谁知道会不会更不满意？”

张维不信，舒沁笑咪咪地跟他打了个赌，让他带“野花”去乡下逛逛。

分歧

隔了几天，张维对妻子假称出差，果真带了财务部女会计罗可去乡下游玩。

张维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觉得农家乐条件已经很好了，但罗可是城里的娇娇女，总觉得床铺饭菜都不卫生。张维乐了，说：“这简单啊，这边有商店，我去买套新床单被套。他们也有自助厨房，咱们下午去钓鱼，自己弄晚饭。”



· 新传说 ·

罗可皱眉道：“刚买回来的床单不能用，要洗一水才行！”

张维举手投降，亲自买了东西回来洗。下午去钓鱼之前，罗可要涂防晒霜，换防晒衣，张维只好自己先去。足足过了一个小时，罗可才慢腾腾过来，果然全副武装。张维暗想，要是妻子，铁定已经撸袖子陪他钓好几条鱼了。

正钓着鱼，旁边过来一群小孩子，又叫又跳，将游鱼全都惊走了。罗可皱皱眉，明显有些不悦，张维却未察觉，感慨道：“多可爱的孩子啊！你说你以后的孩子，该长得多好看呀！”

“我为什么要生孩子？”罗可霍然转头，一脸莫名其妙，“女人又不是生育机器，再说分娩可是

10级疼痛，太受罪啦！”

张维一愣，问她：“你不觉得一个女人没生过孩子，不完整吗？”

“不啊！”罗可嗤笑一声，“人生能做的事太多啦，靠孩子拴住丈夫的女人真无能！国外很多家庭多少年前就选择做丁克族了。”

张维怔怔地看她，这才发现，除了风花雪月，柴米油盐也是一种交流。但很显然，自小接受欧美思想的罗可很开放，跟他三观不是一个维度的，张维心里挺不是滋味。

吃饭的时候，又出了分歧。做烤鱼时，张维大把大把地放了香菜和孜然。罗可一看，差点气死，委屈地控诉：“你、你太没绅士风度了！你都不问问我吃不吃这些！”

张维惊觉这不是事事包容自己的妻子，顿时有些心虚：“你也没说你不吃呀！吃烤鱼不放这些东西，还有什么滋味？”

罗可气得要死，跺脚数落他：“我煮汤时都问你吃不吃海米了，你说不吃，我明明超级喜欢都忍着没往汤里放。我迁就你，你却不知道照顾我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！”

一言不合，罗可摔门回房睡觉。张维尴尬的同时，





又觉得罗可有点小题大做，要是妻子……奇怪，好不容易跟心上人出来，怎么老想着妻子？



预计三天的旅游，只过了两天，两人就因为实在合不来，收拾收拾回城了。

到站时，妻子开了车来接张维。看到妻子站在车旁，笑吟吟地冲他招手，旁边是调皮捣蛋的儿子，张维心头一热，紧走几步，一把抱起儿子，牵住妻子，笑道：“上车，咱们回家！”他主动坐上驾驶位，顺手帮妻子把副驾驶位的遮阳板放下，这才招呼罗可：“小罗，我送你！”

罗可怔怔地摇头，机械地回答：“我打车就行。”

一家三口绝尘而去，罗可忽然哭了，这个男人，他不是不会照顾人，他帮妻子放遮阳板时明明那么自然！

再去曾亮的公司时，张维发现他的女秘书又换了，而舒沁的手机也打不通了。曾亮听完张维的遭遇，说：“其实舒沁不是我的秘书，她是小三劝退师！受人之托，专门拆散你和罗可的。”

张维心中一沉，有些慌：“小

三劝退师？是谁雇她的？难道是我媳妇……”

曾亮摊了摊手：“可能吧，舒沁找到我时，只说受人之托，希望能以我秘书的身份接近你。我想着你这段时间老为这事烦恼，也不是个法子，既然有人雇了她，不如帮她一把。”

张维沉默半晌，说：“这样也好，罗可已经递了辞职书，我们这段关系也可以结束了……”

而此时，舒沁正在高铁站候车室门口送一个人，这人正是罗可。罗可揽住舒沁，哭了：“舒姐，谢谢你帮我走出来……”

舒沁拍拍她说：“你是个好姑娘。我们这行，接待的大多是妻子要求拆散丈夫和小三的，头一次遇到要求拆散自己和心上人的。”

罗可既伤感又庆幸，幸亏她悬崖勒马，意识到自己的感情状况很危险，就求助了小三劝退师。若不是舒沁针对两人的成长背景制定了农家乐活动，只怕她和张维还深陷其中。

两个人在一起，可以是因为很多共同点；但要分开，有时只要一个分歧就足够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恩卫）



· 新传说 ·

密室杀人

□ 牧 谦



周子新是个刑警，最近负责了一起投毒案。

被害人姓王，是某大学研究生院留学生的带班老师，案发地点就在教师公寓。再过一周，王老师带的这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。

据初步了解，王老师的社交圈不大，很少出学校。如果嫌疑人在王老师今年带班的一百多个留学生中的话，等一周后他们毕业奔赴世界各国，这案子还怎么破？周子新压力很大。

而且，这案子很邪门，门窗都紧锁着，没有一点破损痕迹；屋内

也没有别人的指纹和足迹，牙膏、杯子、碗筷等物品上都没有检测到毒物残留，那死者是怎么服毒的？在调取的教师公寓的监控视频中，案发前一个月也没有可疑的人来过，毒物又是怎么来的呢？

周子新和警员们认真进行了现场勘查，也详细调查了王老师的社会关系，可是，三天后仍然没有大的进展。

又过了一个通宵后，刑警队长让周子新带领警员再去现场查看。这次，周子新看得更仔细了，他戴上手套，检查可能和死者接触的一



切物品，碗筷、饮水机、毛巾、牙膏、沐浴液、药品……每样东西他都更小心地取样，送回公安局检测，可仍没有发现毒物残留，但周子新隐隐觉得，哪里有些不对劲。

这天晚上，因为已经熬了几晚，刑警队长让周子新先回去休息，第二天一早再来上班。

周子新刚进家门，父亲就讲起了隔壁邻居家的一件趣事。

邻居家有个调皮的小孩，上周末，他家的亲戚们在院子里打牌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鞭炮响，把大家吓了一跳，可又找不到放炮的人。后来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声炮响，大家都觉得是家里的熊孩子干的，可有个当警察的亲戚说了，这孩子一直在屋里写作业，没有作案时间啊！

后来，亲戚们才发现，是那熊孩子就地取材，做了个简易的“延时装置”，他嫌亲戚们打牌太吵，就拿了几只鞭炮，给每个炮捻子上拴了一根香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将香点燃后悄悄放在了院子里的隐秘处，这样当香燃烧到炮捻子的地方，就会点燃鞭炮！可他早早地就回到屋里写起了作业，所以大家从窗户边看到他一直在写作业，谁知道他早都把“定时炸弹”放好了！

“延时装置？”听父亲讲完故事，周子新若有所思，他想起这个案子找不到凶手的作案痕迹，监控下又没人有作案时间，是不是也被“延时”了？可他一时也没有什么头绪。

过了一会儿，周子新的父母开始洗澡、吃药，准备休息。

“慢！”周子新突然大喊，把正准备吃维生素的父亲吓了一跳，他冲过去，拿起父亲手里的瓶子看了起来，“我说呢，原来是这里不对劲！”说着，他抓起瓶子，就出了门。

周子新先去了一趟教师公寓，然后赶回了队里。

到了警队，队长已经把警员们都叫了回来，周子新开始说自己的发现——

原来，近两年大家的保健意识逐渐增强，流行吃复合维生素，周子新也给父母买了。复合维生素的盖子拧开后，有一层锡箔纸状的密封膜。王老师家也有几瓶维生素，周子新刚刚特意去确认了一下，打开那些维生素，瓶口多多少少都留有锡箔纸膜，只有一瓶是完全没有锡箔纸膜的，如果不是这种产品本来就没有膜，那就是有人刻意把这瓶维生素上的膜撕掉了，还特意撕



· 新传说 ·

得整整齐齐，就是这里不对劲！有位警员当场就在网上搜到了王老师家的那瓶同款维生素，点开商品图片，果然是有膜的！

周子新接着说：“据前两天社会关系调查小组反馈，王老师这个人大大咧咧，为何独独把那瓶维生素上的膜撕得干干净净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，王老师拿到这瓶维生素时，就没有了这层密封膜，有人刻意撕掉了！”

话说到这里，大家都明白了，一路刑警再次赶去现场，取回了那瓶没有锡箔纸膜的维生素。

经过一个晚上的检测，所有的胶囊中都没有毒物残留，但是，在三个胶囊皮上检测到了人的指纹。

这时，已经是第五天清晨，上午就要举行毕业典礼，警队所有警员都赶来学校，采集了即将毕业的留学生的指纹……经过比对，瓶子里的指纹，正是留学生汤姆的，案情一下子有了突破。

经过调查，汤姆的网购记录里，的确有那瓶维生素，而且，汤姆所在的科研项目，有接触毒物的机会。稍经审讯，汤姆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

原来，因为一些科目成绩的缘

故，汤姆一直对王老师怀恨在心，某天，他在侦探小说中看到“偶然性杀人”的叙述，很感兴趣，就依葫芦画瓢，买来昂贵的进口维生素，小心撕下密封膜，在其中一粒胶囊中放了毒物，仔细擦拭瓶子后，在外面又套了一层塑封，接着，又将塑封擦拭干净，号称是全新包装，然后送给了王老师，王老师没有怀疑就收下了。这样，王老师什么时候吃到那粒胶囊，就成了完全的偶然事件，作案时间也就被“延时”了，汤姆不仅自己不会留下痕迹，而且还有不在场证明！甚至说不定，王老师吃到毒胶囊时，他已经回国，中国警察更找不到他了。

可谁知，他百密一疏，把有毒胶囊投入瓶子底部的时候，曾把别的胶囊拿出来过，因此在几个胶囊皮上留下了指纹，正是这几枚“瓶子里的指纹”，成为指证他犯罪的铁证。周子新感叹道：“这案件破得好险！”

知道内情的刑警队长拍了拍周子新的肩膀，说：“王老师以手中的打分权为要挟，多次向留学生索贿，因此别人才有给他送‘毒物’的机会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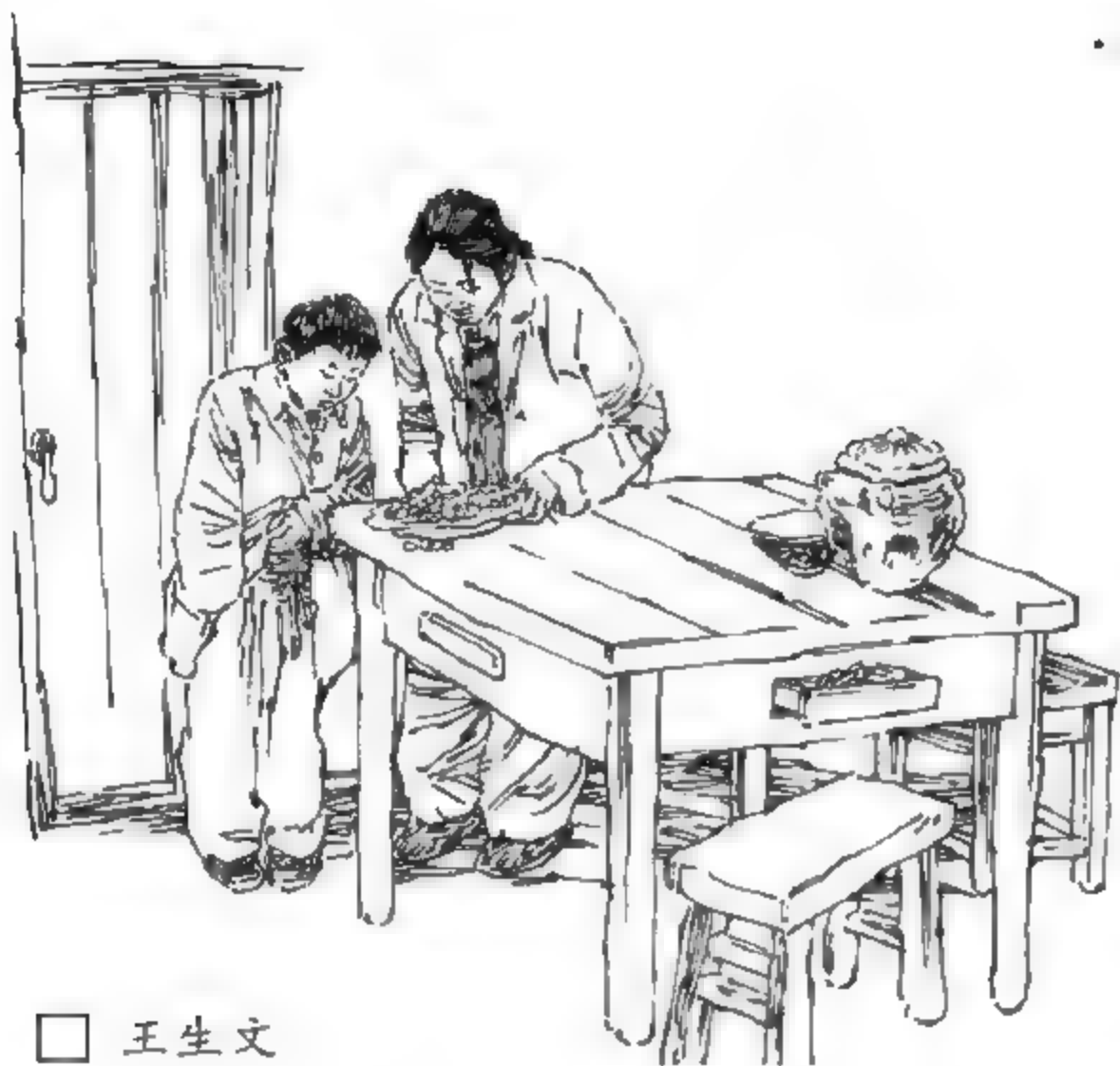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佐夫）



拜

年



□ 王生文

我们王家村有个习俗，每年春节都要请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到各家各户去拜年，孩子们代表着新生与希望，寓意把一年的吉祥与盼头带给村子里的每家每户。

那一年，我十一岁，加入拜年队伍刚一年。这年春节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急着起床，妈妈要我再睡一会儿，我一边翻身下床穿衣服，一边说：“妈，昨天和冬宝约好了的，我们天亮在村西头集合。”

妈妈当然知道冬宝是村子里的孩子王，这几年春节都是他带着孩子们给各家各户去拜年。小孩们永远都是嘴馋，说是拜年，其实也不

外乎从各家各户讨点彩头，让平日里瘪瘪的口袋鼓胀一回。

我们村里的人家是一字形住着的，一户挨一户，唯有最东边的一户，像掉队似的孤零零地窝在一头，那便是我的家。去年孩子们拜年拜到只剩我家时，冬宝突然停下脚问我：“小文，你妈准备好花生糖果了吗？”我知道家里穷，买不起那些东西，一时羞愧得说不出话，没想到冬宝“哼”了一声，手一挥，对围在他身边的孩子们说：“就小文家小气，我们都散了吧！”没有得到孩子们的新年祝福，我们一家人都很难过，尤其是妈妈，觉得一



· 我的故事 ·

年的头没有开好，还伤心得流了泪，我看在眼里，拉过妈妈的手，不停地安慰她说：“妈，明年我一定让冬宝他们来我家拜年……”

但是，刚刚过去的一年，生产队收成又不好，家里依然买不起花生糖果，但我顾不了这些，决计要让冬宝他们来我家拜年，否则又要影响我们家一年的运气。妈妈眼看我就要出门了，赶紧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小文，别去了，家里没有买花生糖果你不是不知道……”

“妈，我知道，可是，我不去，冬宝他们肯定不会来我家拜年的。”

“我不要他们给我拜年，小文，你要是得了别人家的打发，让妈拿什么去还礼？”妈妈显得左右为难。

我之前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听妈妈一说，不由得低下头来，思考着怎么办。妈妈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同意了，安慰我说：“小文，今年分田到户了，我们拼命干一年，日子也会好起来，等明年过年，妈妈一定买好多好多的花生糖果，你再邀冬宝他们来家里拜年，好吗？”

那时我上四年级，懂得急中生智的意思，不承想关键时刻我还真的急中生智了。我抬起头，自信地对妈妈说：“看我的，你就在家里

等着吧……”说完，也不顾妈妈在身后喊，溜烟跑了。我一路小跑赶到集合地点加入拜年队伍，冬宝点了点人数，便带领我们从西往东，开始给一家一户的大人们拜年。新年的早晨，稚嫩、响亮的祝福声，成了我们王家村最动听的声音。

各家各户的主妇也都热情大方，笑吟吟地端出早就准备好的花生糖果，一把把地塞进我们敞开的口袋里。我总是挤在孩子堆的前头，接受打发，很快，我的上衣口袋就鼓胀了。好在我裤子两侧的口袋很深，趁着从这户人家到那户人家的间隙，就把上衣袋里的花生糖果，一把一把往裤子口袋里“转运”。

我的小动作终于让人发现了，孩子堆里有人喊：“小文，你妈今年肯定又没有买花生糖果吧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立即反驳，“我妈前天去集上买了。”

“买了？这么说，今年我们也要去你家拜年？”冬宝问。

“冬宝哥，我妈一早就盼着你们去呢！”我有些讨好地望着我的“顶头上司”，还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了个“哥”字。甜甜的一声“哥”，打动了冬宝，他果断地点了点头。一时间，让我耿耿于怀了一年的冬宝顿时变得可亲起来。



在给剩下的几户人家拜年时，我的声音越发洪亮了，同时，我也趁机把口袋的容量利用到了极致。眼看就要拜到村东头时，我对冬宝说：“冬宝哥，我先去给我妈送个信，就说你们快到了。”

我兴致勃勃地跑回家时，见妈妈正焦急地等着我，便告诉她冬宝就要带着孩子们来我家拜年了，妈妈一听，搓着双手，自语道：“这大过年的，要是亏欠了别人家的孩子，可怎么好呢？”

我拍了拍鼓胀的几个口袋，说：“妈，你看，快拿瓜瓢来，这些花生糖果够你打发冬宝他们了。”

妈妈转忧为喜，寻来瓜瓢，我一把接一把掏出口袋里的花生糖果，居然快一瓜瓢了！

很快，孩子们都到了我家，拜完年后，由于是最后一家，都没有急于离开，等着讨我家的彩头。妈妈手不紧，每人一把，打发着这群来送新年祝福的伙伴们……

新年的第一轮朝阳不觉间跃上树梢，映红了妈妈的脸，她闪着泪花，不禁一把将我拥在胸前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的小文长大了……”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又说，“俗话说‘过得年好，湾得船好’，小文，今年我家的日子肯定有盼头了……”

这一年春节，我依然没有吃上一粒半颗的花生糖果，但我觉得我比村子里任何一个孩子都快乐。

也就在这一年里，妈妈和爸爸为了经营好我们家的责任田，真的拼命地劳动着。秋收时，我们家获得了大丰收，粮食堆在禾场上，像一个小山包。一转眼又到了年关时节，妈妈去镇上买回了丰厚的年关物资，其中不仅有花生糖果，还有冬宝他们家都没有的兰花根。我看在眼里，私下里去找冬宝，向他透露了这一重要信息，他居然不知道兰花根是什么，馋得就想吃。我一见达到效果了，乘势鼓动说：“冬宝哥，今年要是从我家先拜年，我让我妈单独给你一大把兰花根。”冬宝一拍胸脯，当即说：“那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冬宝真的只说了一句话，那年拜年就掉了个头。不过，妈妈特大方，她把用荷叶包着的那包兰花根打开，全抖进瓜瓢里，一视同仁地分给了冬宝他们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王家村每年拜年的阵容都有变化，但从东往西拜年的顺序再也没有变过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曾晴雯）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· 情节聚焦 ·

绝活

□ 胡斯庆



小城不大，可修理工却有不少，修理这一行竞争也很激烈，不过修理工老洪却不愁没活干，因为他跟别的修理工不一样。

别的修理工吃的是“杂食”，见什么修什么，小到电水壶、电饭煲，大到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冰箱、空调，来者不拒。而老洪吃的是“偏食”，专门给酒楼饭店修理组合灶。许多修理工嫌脏嫌累，不爱接这种活，可老洪接到活后，二话不说，便往黑乎乎的炉灶里拱。一番拆装调弄，炉灶就又可以吐火排烟了。

完事后，雇主问老洪要多少修理费，老洪的报价很低，这让雇主

心里都觉得过意不去。

凭着不怕脏累和超低的报价，再加上手到擒来的绝活，没多久，整个小城酒楼饭店的活，几乎都叫老洪给“垄断”了。

才十来年的工夫，老洪便盖了新房，买了小车，过得比许多大城市里的人都滋润。

日子一年年过去，老洪年岁也大了。他妻子走得早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小琴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老洪这“独门生意”自然便要传给入赘的女婿。好在女婿姜杰也不嫌脏累，乐意跟着岳父干，起初老洪只是让他在边上打打下手，因为感觉



自己身体还行，迟迟不肯将绝活传给他。姜杰倒是个乐天派，没活干的时候，就在家鼓捣电脑，并不在意岳父教不教他绝活。

但有些事情偏偏就不期而至。那天，连做了几单活，老洪一高兴，晚上就多喝了半杯。第二天，女儿女婿就发现老洪躺在床上嘴歪眼斜的，显然是中风了！好在现今医学发达，在市医院医治了大半年，老洪不仅能开口说话，而且还可以下地走动了！

从鬼门关回来后，老洪这才打定主意要把绝活教给女婿，可姜杰却说：“爸，在您养病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已经靠着以前跟您‘见习’时积累的经验，再加上网上学习，基本掌握了修理组合灶的技巧。前阵子我几乎把城里各家酒楼饭店的灶具都修了个遍，眼下，这块的活已经很少了。”

老洪听后，吃惊得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：“我、我都没给你传绝活，你怎么就自作主张上门去修理了！”

姜杰赶紧安慰老洪：“爸，您放心，那些活就是脏点累点，其实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。我稍一琢磨，就找到故障出在哪儿了。而且，它们的毛病都大同小异……”

没等女婿说完，老洪就跺脚道：“我着急的不是这个！当初我招你上门，就冲你小子是块学技术的料，但你不等我传绝活，就自以为是地出手。你这技术是卖弄出去了，我们家的饭碗却要被你小子给砸了！”

这一顿责备，不光把姜杰说得摸不着头脑，连女儿小琴也为丈夫叫起屈来：“爸，人家把电话打到咱家，你躺在床上去不了，姜杰要是不去的话，这生意还不得放弃了？况且姜杰一出马，就把活干好了，这不好吗？难不成你希望你女婿笨人一个，非要你手把手去教过才中意？”

“你俩都没明白我的意思，”老洪见宝贝女儿会错了自己的意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，“这里也没外人，今儿个我就干脆把其中的奥秘跟你俩说个明白！”

原来，为了使活不断档，老洪每次给人家搞维修时，都在某个关键部位拧了颗特制的塑料螺丝。在高温环境下，要不了三两月，那颗塑料螺丝就会熔断，灶具也就会再次出现故障，酒楼老板就得心急火燎地再请老洪去维修……这就是为什么小城酒店虽然不多，但老洪凭着这个“绝活”，仍然能吃香喝辣



· 情节聚焦 ·

的秘诀所在。

老洪刚说完，女婿的手机响了：“喂，您哪位？哦，是江州市新装修的天香酒楼，您要一套神厨牌组合灶具？大功率的，包安装是吧？好的，我这就把货捎过来。”

姜杰挂掉手机，在一旁的电脑上点了几下，站起身对老洪说道：“爸，江州市那边等着要一套灶具，我这就得赶过去，先让小琴伺候着您。”

望着女婿的背影，老洪惊得险些合不拢嘴巴！原来自己病了这半年多的工夫，女婿不仅全盘接下了修理的业务，还兼做起了采买、安装的生意，更把这行生意做到了邻

市！

女儿见老洪一惊一乍的神色，点开一个电脑页面，对老洪解释道：“前阵子，姜杰考虑到光在小城修理灶具，市场太小，就在网上开了家网店，做起了组合灶具这块的采买、安装、维修一条龙业务。人家也是冲着咱多年来搞维修攒下的口碑，而且我们要价十分公道，最近还直接了好几个单子，本地的、外埠的都有。这比起你光蹲守着咱小城那几十家酒楼来，可强多了不是？”

听女儿说到“口碑”这词儿，老洪一张老脸“刷”地红到了耳根：自己那偷奸耍滑的把戏，哪里还好意思提“口碑”？好在女儿倒没察觉到老洪的神色，仍在指点着电脑讲姜杰开的网店，老洪哪看得明白这个？看着女儿满脸的幸福，老洪心里是既欣慰又惭愧。欣慰的是自己当初没看走眼，把女儿托付给姜杰这小子；惭愧的是，与女婿堂堂正正的创业相比，自己那耍弄小聪明的“绝活”，也太掉价了！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思卫）





□ 夏天

赔偿金必须还债吗

小丽是一名全职太太，每日负责在家照顾孩子。丈夫大伟是一名大货车司机，大多数时间都奔波在路上。

两个月前，大伟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车祸，不幸身亡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小两口非但没有积蓄，还有不少外债。正当小丽悲痛欲绝、整日都以泪洗面的时候，大伟生前所在的单位找到了小丽，不仅送来慰问品，还赔付了大伟的死亡赔偿金三十万。

这三十万对正在经历丧夫之痛的小丽来说，真是雪中送炭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大伟的朋友老徐却找上

了门。进门没说几句，老徐就向小丽出示了大伟借款十万元的借条和银行单据。老徐说：“我是大伟的朋友，大伟这次出事了，我很难过。我也知道，现在来提钱的事确实也不太合适，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当初我借给大伟的钱也是辛苦攒起来的。现在我的孩子读大学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所以，请你还钱吧。”

小丽红着眼眶，呜咽着说：“老徐呀，大伟跟你借钱的事我知道，可不是我不想还钱，实在是现在没钱呀！”

一听这话，老徐也不高兴了，



板下脸来说：“小丽啊，你们家的情况我也是了解过的，你现在住的房子虽然不怎样，但卖了还能值点钱吧，何况大伟的单位又赔了你三十万，怎么能说没钱呢？做人要讲良心啊！”

小丽无奈地说：“房子卖了，我和孩子住哪儿啊？还有那三十万，是大伟的死亡赔偿金，那可是我丈夫用命换的，是抚养孩子用的，我实在不能给你啊，你再等一等，等我手头宽裕些了，一定还你，好不好？”

老徐听到这里，一拍桌子，说：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明明手里头有钱却不肯还，我看你根本就是赖账吧！你不讲良心，那咱们法庭上见！”说罢，老徐气呼呼地走了。

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老徐原本以为自己的主张能得到法律的支持，可结果却让他意外……

律师点评：

《赔偿金必须还债吗》故事涉及两个法律问题，即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“遗产”、是否可以“抵债”；唯一居住房是否可变卖抵债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，是赔偿义务人支付死者

家属或者法定继承人的财产损失，它具有人身专属性。死者生前债权人没有请求权，不能要求抵押。

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，人民法院可以查封，但不得拍卖、变卖或者抵债。

故事中的老徐尽管有死者大伟生前的借条，但不能要求其妻小丽用赔偿金抵债。至于小丽及子女等居住的唯一的房子，自然也不能抵债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丁嫻瑶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2017年7月（下）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夏洛克指着照片说：“在时速40英里的风暴中，小姑娘不可能划亮火柴，因此，照片中的窗户是关闭的。格林太太晚上从高处坠落下去的情景，在室内是不可能看到的。因为照片是在晚间用闪光灯拍摄的，这样，室内就比窗外亮得多，这时照片上的窗户只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室内的景物，而不可能出现格林太太的身影。根据这个道理可以判断，这张照片是伪造的！”

思维风暴答案：A. 战死沙场；B. 会受伤；C. 平安归来。



多一项 指控

□ 夏克军

牛尾是福田机电公司的财务科长，爱财，好赌，平时买彩票、赌赛马，从不放过任何一夜暴富的机会，然而好运从未眷顾他，反而欠了一屁股债。还钱日期迫在眉睫，他四处借钱，却没人肯借给他。

为了躲避债主，牛尾不敢回家，只身躲在办公室里，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书。他看到了一篇侦探小说《踩着高跷的凶手》，说的是这样一个

故事：一个矮个子，为了抢劫高个子同伴的金表，突发奇想，化装之后，踩着自制的高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用铁锤猛击高个子的头顶，致其当场死亡。警方因受双方身高的诱导，一时难以破案，矮个子却变卖了金表，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……

牛尾刚看完小说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牛尾按下电话自动留言键，里面传出一个恶魔般的声音：“牛尾，你欠我的100万，今天再不偿还的话，明天我就敲碎你的脑壳！”

这是高利贷债主青江打来的，



· 海外故事 ·

他恶魔般的声音让牛尾不寒而栗，如果不还钱，青江准会敲碎他的脑袋，他不仅会声名狼藉，老板也会炒他的鱿鱼。牛尾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房间里团团乱转，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保险柜上，那里面存放着准备打给客户的100万货款。

“拆了东墙补西墙吧，毕竟性命比工作要紧。”牛尾将100万现金装入手提箱，拨打了高利贷中间人尤佳子的电话，请她陪自己去还债。尤佳子在赌场做酒吧招待，恰好要去上班，于是，牛尾搭乘顺风车来到青江的私人公寓。尤佳子因为牛尾的债务被青江责骂，不愿和他相见，便在车上等候，牛尾独自敲响了青江的房门。

屋里传来了青江警惕而又恶狠狠的声音：“谁？”

“我是牛尾，我来还钱。”

房门拉开一道缝隙，青江狡黠的眼睛四下扫视着，确信安全后取下防盗链，伸手揪着牛尾的前胸将其拽入房间，用脚后跟“砰”的一声关闭了房门。

“你真有100万？敢耍花招，我就敲碎你的脑壳。”青江挥舞着拳头，一副要将牛尾生吞活剥的架势。“小虾米从来不敢招惹大螃蟹。”

牛尾仰视着青江，赶紧打开手提箱，让他过目。

青江以前是个拳击手，绰号“螃蟹”，后因身体欠佳，退出了拳坛。他喜欢“螃蟹”这个绰号，非常享受螃蟹横行霸道、无法无天的气势。

青江点钱的时候，牛尾看着酒柜上的水晶奖杯，献媚地说道：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时获得的奖杯吧？你真了不起，一战成名，螃蟹从此威震拳坛。”

青江打开保险柜，把100万放了进去，这时，他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以不可一世的语气说：“那些小鱼小虾不堪一击，哪个敢惹我螃蟹不爽，我就敲碎他的脑壳。”

青江说着，对着保险柜做了个击打动作，顺着他的拳头，牛尾瞅见保险柜里码放着一大堆面额一万元的钞票，就像是一头饿狼嗅到了血腥味十足的羔羊，他的心“怦怦”直跳，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：尤佳子等在外面，她是亲眼看着我来还钱的，我现在用公款还了高利贷，一旦东窗事发，老板就会炒我的鱿鱼；可是，如果我现在把青江“做”了，把100万留在保险柜里，把别的钱拿了，有尤佳子为我作证，谋杀青江的，就会是另一个不知在何方的“嫌疑犯”，扑朔迷离、头绪



纷繁的现场，够警察忙的了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哦！

也就是在这时，牛尾的脑海里浮现出《踩着高跷的凶手》中的情景，小说的情节与现实交织着：金表和钞票，铁锤和奖杯，高跷和椅子，高个子和青江，最终，牛尾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身边的椅子上……



牛尾站在椅子上，从酒柜上拿下水晶奖杯，双手高高地举起，对青江说：“你一举夺冠，站在奖台上，高高举起奖杯，就像我現在这样……”“对，就是这样，哈哈……”回想起当时威风凛凛的场景，青江大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连眼泪都挤出来了。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牛尾高高举起的水晶奖杯重重落下，泰山压顶般砸在青江的头顶心上。只此一击，青江当即脑浆迸裂，满脸鲜血，气绝身亡。牛尾走近保险柜，除了刚才青江放进去的100万，其他的钱他都拿了出来。这时候，外面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，那是等候在外的尤佳子在催了。牛尾听了，有点慌乱，他把拿出来的钱、自己的欠条和青江的手机放进手提箱，匆匆离开现场。

牛尾钻进轿车，让尤佳子送他回办公室，他要放下带回的那些东西，顺便拿一点钱去赌场小试身手。

回到办公室，牛尾将手提箱放进保险柜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公司的100万如今放在青江的保险柜里，上面有青江和他自己的指纹，欠条在自己手里，这都是已经还钱的证物。另外，中间人尤佳子亲自送他去还钱，她可以提供证词，警察不可能确认他是谋杀者。现在，他需要另一个证明——他离开之后，青江还活着。

平时，青江催款总是先拨打牛尾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，最后是赌场的电话，牛尾早就取得了赌场电话的录音。现在，他可以利用这个录音，制造自己“离开现场后青江还活着”的证据。

回到赌场，牛尾瞅准机会，见尤佳子就在电话机旁，他便到洗手间用青江的手机拨通了赌场电话，按下了录音机播放键，里面立刻传出青江恶魔般的声音：“尤佳子吗？牛尾那个小虾米是不是在赌场？让他接电话。”

紧接着，牛尾收起手机和录音机，适时走出洗手间，看到尤佳子在向他招手示意，便疾步跑到吧台，



· 海外故事 ·

抄起电话故意大声喊道：“青江君，找我有事吗？什么，我的手机落在你家里了，好的，我马上回去拿。”

牛尾请求尤佳子再送他去青江家拿手机，尤佳子便跟领班告了假，牛尾趁机处理了录音机和青江的手机，然后和尤佳子驱车来到青江家。牛尾说有事要和青江洽谈，车上太冷，再三邀请尤佳子到屋里小坐。

敲门无人回应，牛尾推开虚掩的房门，他们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青江。尤佳子惊叫着退到门外，牛尾假装查看青江的伤势，趁机将自己的手机放到桌子上，然后也退到门外，用尤佳子的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赶到现场勘查，他们留意到，青江身高一米九，伤口位于头顶心，自上而下一击毙命，可见凶手魁梧高大，孔武有力；保险柜开着，里面有100万，现场没有被翻动和丢失财物的痕迹，警部柳生怀疑是仇杀。牛尾身高不足一米六，已经偿还欠款，加上尤佳子的证词，自然被排除在嫌疑人之外。

意外证据

深夜，牛尾把那笔钱带回家中，他点了一下数，整整1000万。第二天，牛尾从那笔钱中取出100万，

到银行给客户汇款。接待牛尾的是个女职员，奇怪的是她一直盯着牛尾看。一会儿，牛尾被两名保安请到经理办公室，牛尾莫名其妙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久，警部柳生推门而入，身后还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刑警，他瞪了牛尾一眼，单刀直入地问：“牛尾，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牛尾说：“从樱花银行提的。”

“你撒谎，这些钱上没有樱花银行点钞员的指纹，指纹绝对是三菱银行点钞员的。”警部柳生再次质问牛尾这些钱从何而来，他鹰隼般的眼睛盯着牛尾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比青江的眼神更加犀利可怕。

牛尾吞了一口唾沫，喉咙里发出牛饮水一样的“咕咚”声。他暗暗忖度着，从樱花银行提的钱如今在青江的保险柜里，眼前的钱是从青江的保险柜里偷来的，警察说是从三菱银行提取的，他牛尾怎么知道？他无法回答，只得支支吾吾地应付着：“警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据报道，协和医院的护士叶山雪子被绑架，绑匪索要1000万赎金。被害者家属从三菱银行提取了这笔钱，并交给了绑匪，叶山雪子安然获救。警部柳生怀疑牛尾和青江卷入了绑架案，牛尾谋杀青江是



想独吞赎金。

牛尾解释他从外地刚回来，与绑架案毫无瓜葛。他还说，他第一次去还钱，青江还活着，第二次去拿手机时青江已经死了，中间时间一直待在办公室和赌场里，而且和青江通过电话，没有作案时间，这些尤佳子可以作证。

警部柳生冷笑一声，说出了他的推测：牛尾第一次进入公寓还钱时杀死了青江，拿走了他的手机和叶山雪子的赎金。回到赌场，牛尾用青江的手机拨打了赌场的电话，尤佳子听到的只是青江以前的录音。第二次回到现场，牛尾假装查看青江的伤势，又把自己的手机放到了现场的桌子上。

牛尾诘问道：“青江那么高，我这么矮，我怎么能袭击到他的头顶？”

警部柳生镇静地答道：“青江的客厅很有中国居室的风格，桌子周围有两张椅子，其中一张椅子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，显然是凶手故意擦掉的，原因很简单，凶手站在椅子上用青江的奖杯袭击了他。”

牛尾心虚了，歇斯底里地嚷道：“推理，推理，你这全是推理，你如何证明我参与了绑架案？”

警部柳生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叶山雪子的赎金上有暗记，现在，那些有暗记的钱就在你手里。”

牛尾一听，顿时脸色煞白，他明白了，青江绑架了叶山雪子，然后将赎金放在保险柜里，后来这钱被自己拿走了。没想到的是，警方在赎金上做了暗记，这就是银行女职员盯着他看的原因。

绑架案除青江外有没有其他同伙？青江已死，没了对证，牛尾成了替罪羊，他将被警方起诉，除了谋杀还多了一项指控——绑架勒索罪。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夫）





· 3分钟典藏故事 ·

对一本书的阅读

美国作家亨利在三十多岁时参加了当年州议员的竞选。当时，他已经小有名气，出版了好几部小说。巧的是，他的竞争者米勒也是当地一位著名的作家。

在竞选演说当天，米勒首先出场。走向讲台时，他的手里拿着一本亨利的小说，不时刻意地朝众人挥舞。就在大家猜测米勒有什么用意时，米勒走到讲台边，自语道：“这张桌子似乎有点高。”随即，他把手里的书放在地上，踩了上去，然后笑着说，“感谢这本书，增加了我的高度。”众人见状，顿时明白了，他的支持者们也都会心大笑起来。

轮到亨利上场时，他的手里也拿了一本米勒的书。来到讲台上，

亨利毫不示弱：“虽然我已经够高了，但这本书会让我变得更高。”接着他也把书踩在了脚底下。不过，发表完演说后，亨利没有像米勒那样把书踢到一旁扬长而去，而是弯腰捡起地上的书，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笑着说，“感谢它增加了我的高度，所以我要好好保管它。”

最后，亨利顺利地当选为州议员。竞选结果出来后，当地一家媒体这样写道：“其实，两个人的实力相当，表现得也都不错，而亨利之所以胜出，可能是因为他比米勒多了一份尊重。”

（作者：张君燕；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只留一串葡萄

勒韦从小就非常聪明，在很多方面也都有天赋，每次说起梦想，他都这样回答：“我要成为最出色的画家、音乐家、作家、医生和建筑师！”勒韦的父亲是种植葡萄的果农，他常常因此觉得不安。

一个周末，父亲带着勒韦去葡萄园里劳作。他们来到一株最老的葡萄藤边，父亲让勒韦选了一串长势最好的葡萄，然后把其余的全部摘下来扔掉。勒韦惊讶地问父亲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太可惜了！”

“我要培育出最大的葡萄，只有把别的葡萄全都摘掉，才能不让它





们抢夺养分。”父亲笑着说，“有理想是好事，但你想成为画家、音乐家、作家、医生，甚至建筑师，这么多的理想就像是这株葡萄藤上的旁枝，它们会瓜分你有限的时间和精力，可能会使你无法真正实现任何一个理想。”

勒韦恍然大悟。此后，他把医学确定为那串“唯一留下来的葡萄”，并为此不断努力。很多年后，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(作者：唐效英；推荐者：田宇轩)

这天，罗莎带着八岁的儿子西蒙外出旅游。这是西蒙第一次出远门，他们来到纽约地铁站，西蒙东瞅瞅西看看，突然，他问罗莎：“妈妈，我的单车有两个轮子，我想知道地铁有几个轮子。”

罗莎被问住了，可为了不坏了孩子的兴致，她找到工作人员，问：“先生，我的孩子想知道地铁有几个轮子，希望你能帮帮他……”

工作人员听了，也有些惊讶：“这、这个，对于地铁车辆构造方面的问题，请原谅我的无知。”看到母子俩无助的眼神，工作人员有些愧疚，他立即拨通了站长的电话。

当站长匆忙赶来时，母子俩已经离开了，站长有些怅然若失。工作人员不解地问：“孩子的问题有那么重要吗？”“孩子需要的答案，我

必须亲自告诉他！”站长说。

全美地铁实行实名制购票，想要查询母子俩的姓名并不难，可要找到详细地址就难了。于是，站长迅速安排人员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，恳请这对母子看到后，迅速与地铁站取得联系。

地铁到底有几个轮子？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站长联系了波士顿地铁制造公司的首席工程师，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正确答案。

终于有一天，站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，是西蒙打来的。

站长兴奋地说：“纽约地铁车辆每节编组都有4组轮对，也就是8个轮子。孩子，告诉我，假如地铁有6节编组，那应该是多少个轮子呢？”“我确信是48个，谢谢叔叔！”挂断电话，站长躺在沙发上如释重负。

(作者：王章材；推荐者：极品咖啡)



学写作文
从读故事开始



借棺



□ 大刀红

明朝天启年间，有个秀才名叫皮寒霜。皮寒霜命运不济，连考十年也未能中举，没有办法，秀才改做商人，他利用商道边的一间祖屋，稍加修葺，开了一间客栈。

客栈生意相当不错，可皮寒霜心里还是轻商重读，念念不忘仕途。

当时魏忠贤大权在握，迫害忠义之士。皮寒霜书生意气，不顾时局动荡，常救人于危难之中。这一年，他一共救助了三个人。

第一个人叫钟伍。那天，钟伍满头包扎着布条，找到皮寒霜，说想当个伙计，讨口饭吃。皮寒霜见

那布条上血迹斑斑，有些不想收留，钟伍哀求道：“我出门逃荒，遇上土匪，将我砍伤，请救我一条性命。”

皮寒霜心软，就收留钟伍当了一名伙计。钟伍伤好后，脸上留下了蜈蚣般的伤疤。

又过了月余，店里来了个道士，名叫贺天举。贺天举旅途劳顿，染上风寒，病倒在床。皮寒霜请来大夫，还亲自为贺天举煎药、喂药，直到他病情好转。

这天，皮寒霜陪着贺天举在客栈院子里散步，一个村民用马车拖来一棵柏树，有二人合抱那般粗壮。



原来前不久，皮寒霜见客栈桌面陈旧，就向村民订购木料。村民对皮寒霜说，这棵柏树可锯成十多个桌面，又指着柏树上类似人面的节疤，说：“柏木里节疤越多，越珍贵值钱。这些节疤被称作‘鬼脸’，我数了一下，这树有十个鬼脸，可是柏树中的极品。”

皮寒霜问村民要多少钱，村民说要十两银子，皮寒霜有些嫌贵，贺天举在一旁看了看，忙对皮寒霜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十两银子，不贵，一点也不贵。”

等村民收了银子走了，贺天举对皮寒霜说：“这棵柏树做桌面太可惜了，你看它油脂浓厚，光泽润滑，如果涂上树漆，做成寿材，可保千年不腐。”

听了贺天举的话，皮寒霜顿时醒悟。怕客栈里的客人忌讳，皮寒霜将柏木放在偏院里，请来本地最好的木匠，将柏木打制成六尺棺木，又请来漆匠，将棺木涂了八次树漆。等棺木做好，贺天举才离开客栈。

这天半夜，皮寒霜在睡梦中听见钟伍的喝骂声，忙起身察看。原来，客栈里来了个年轻人，二十来岁，满面惊惶之色。

钟伍对皮寒霜说，年轻人要住店，却身无分文，自己这才喝骂赶

走他。皮寒霜见这年轻人虽是下人打扮，可皮肤白皙，模样斯文，不由得起了怜悯之心。他对年轻人说：“我这里已经客满，只剩下一间小院，可院里停放了一口棺木，你可愿住下？”

年轻人点头答应了。

过了两天，有个身披铠甲的尉官带着二十多号士兵，将客栈包围得水泄不通。皮寒霜忙上前询问，尉官说：“我们是东厂魏公公的人。左御史司光斗犯上作乱，他的儿子司益阳漏网在逃。听人举报，说他逃到此处，你是否知情？”说完，尉官一抖手里的告示。

皮寒霜一见告示上的画像，暗暗叫了声苦，画像上画的正是自己收留的那年轻人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，面不改色道：“并未见过此人。”

尉官一挥手，手下立刻冲进客栈，不一会儿都来回话，说并未见到司益阳。尉官扫视着四周，指着锁住门的偏院，问：“这个院子为什么锁着？”

皮寒霜说：“因为避讳……”

尉官不容皮寒霜解释，让人砸开院门，几个手下冲了进去，很快就悻悻地出来了，对尉官说：“大人，里面放着一口棺材，漆还没干，我们四下搜索，并未见到有人。”



皮寒霜说：“那是在下的寿材，怕客人忌讳，故将门锁上。”

尉官见未能搜出嫌犯，只好带着手下先去别处搜寻了。

皮寒霜有些奇怪，年轻人明明就住在那院子里，怎么没被搜到呢？他赶忙来到院里，“喂、喂”地叫了两声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听见小声应答。声音是从棺材中传来的，皮寒霜忍住树漆的臭味，打开棺木，发现年轻人正躺在棺材里。

皮寒霜知道树漆毒性很大，赶紧让年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。年轻人对皮寒霜说：“掌柜救我！”

原来年轻人正是左御史司光斗



的儿子司益阳。司光斗向皇上检举魏忠贤的罪状，却被抄家下狱。司益阳穿着仆从的衣服逃走，流浪到此，身无分文，寸步难行。

皮寒霜道：“现在阉党专权，那些人还未走远，你暂时就留在我这里吧。”

司益阳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多谢搭救，以后我就栖身在棺中吧。”

没过几天，司益阳精神萎靡，身上生出不少红疮。皮寒霜知道，司益阳是中了树漆之毒，就偷偷地抓了药，让司益阳喝下治病，可一直不见好转。过了段时间，司益阳奄奄一息，临死前，他对皮寒霜说：“我要是死了，不要让我抛尸荒野，请借给我一口薄皮棺材，我来生做牛做马报答你。”说完，他就在柏木棺材内撒手尘寰。

见司益阳死了，皮寒霜找来钟伍，让他在院里挖个坑，将司益阳连同柏木棺材一起埋了。钟伍说：“这口柏木棺材很值钱呢！”皮寒霜叹道：“他生前以这口棺材为家，死后就让这口棺材随他去吧。”

时间一晃就过了三个月。钟伍性格暴躁，常和住店的客人发生口角。这天，皮寒霜训了钟伍几句，说若再如此，就要辞退他。没想到钟伍变了脸色，说：“要我走可以，



必须给一百两银子。”

皮寒霜当然不答应，钟伍狠狠地说：“既然你无情，也莫怪我无义了。”说完，他竟扬长而去。

第二天，县官带着一队捕快将皮寒霜抓了起来，罪名竟是他将左御史司光斗的儿子司益阳缢死。

原来，钟伍离去后赌气来到县衙，说要举报皮寒霜收留乱党司益阳。没想到县令一听，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，对钟伍说：“司益阳在哪儿？司御史正四处派人寻找呢。”

县令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三个多月里朝廷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天启皇帝驾崩，崇祯即位，崇祯将魏忠贤流放，魏忠贤自知罪孽深重，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。魏忠贤死后，司光斗被放出大牢，官复原职，他立刻寻找起儿子的下落来。

钟伍没想到形势瞬息万变，他眼睛一眨，又想出个置皮寒霜于死地的主意，他对县令说：“皮寒霜虽然收留司益阳，但因为惧怕魏忠贤，后来用绳索将司益阳缢死。”钟伍盘算过，司益阳已经埋入土里三个月，皮肉皆烂，谎称他被皮寒霜缢死，到时查无痕迹，皮寒霜百口莫辩。

皮寒霜在县衙大堂上弄明白一切，连呼冤枉。县令分不清谁是谁

非，就在这时，下人禀报说贺天举来访。原来，县令和贺天举是老朋友。贺天举对县令说：“开棺验尸，不就都清楚了吗？”

县令让佯作开棺验尸，棺木打开，只见司益阳神色安详，如同睡着一般，脖颈处毫无伤痕。众人不禁感叹，这口柏木棺材能保遗体不腐，真是难得之宝！

县令于是追查钟伍诬告之罪，竟然查出钟伍是一名杀人越狱的江洋大盗，因为通缉风声紧，才自毁面容，躲藏在皮寒霜的客栈中。这次恩将仇报，也算罪有应得。

虽然司益阳已死，但是司光斗总算得知了儿子的下落，他把此事上报给崇祯皇帝。崇祯旨嘉奖皮寒霜，赐他五品官职。

听说皮寒霜做了官，贺天举对他说：“那棵柏木是有灵性的，上面有十个鬼脸，俗称‘十鬼抬官’。你百年之后若用此棺，可荫庇你家世代为官。不料这口棺材让司益阳借去，冥冥中早已注定，司益阳借了‘棺’，一定会将‘官’还给你。”

贺天举一家之言，或许不足为信，但好人有好报，还真是这个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· 传闻轶事 ·

□ 徐 罔

一条毛巾 成就的英雄



小镇上有个孩子叫周头五，十五岁那年，父母在日本兵的一次轰炸中双双被炸死，他成了孤儿。孤儿的日子不好过，凄风惨雨里，周头五喜欢上了一样东西，啥东西？酒。周头五好酒成性，哪一天都离不开酒，可他穷，没钱买酒，怎么办？俗话说，贼有贼计，周头五心生一计，他准备了一条大毛巾，晴天把它晒干，雨天用火烤干。每当酒瘾犯了，他便拿着毛巾出门，绕着镇上那几家酒店转悠，只要瞅着哪家老板没注意，就闪电般冲上去，伸手揭开柜台上的酒坛盖，将毛巾往里一塞。等老板发现，他早抽出毛巾跑远了，一边跑一边吮吸毛巾上的酒，乐此不疲，而酒店老板遇上这种无赖，念他年纪小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除了一声笑骂，还能拿他怎么样？

这一天，周头五正在镇上闲逛，突然被人当头拦住。他抬眼一望，认出那是不久前进驻镇上的国民党部队的连长，姓张。张连长为人豪爽，并且同周头五一样，也是好酒如命，出了名的海量。前些日子，张连长他们随大部队同日本兵干了一仗，死了三十多个弟兄。这几天闲下来，张连长心里憋屈，就天天上店子喝酒，因此，他目睹了



周头五用毛巾混酒喝的滑稽情景。此刻相遇，他有意拦住了对方，同时虎了脸，说：“兄弟，你人高马大，一条汉子，却去店里干那讨人嫌的勾当，难道不怕丢人现眼？”

周头五一怔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我人穷，酒却不能不喝，不喝酒，我这小命就玩完了！可是，我这一生还有一件大事非办不可，那事儿没完，这命就不能完！”

张连长一惊，看了周头五一眼，说：“就算你的话不假，可用那种法子混酒喝，偶尔几回还行，多了，人家能不防着？你迟早会有混不到酒喝的时候，一条小命不就完了？”

周头五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他反问道：“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张连长两眼一瞪，伸出大手，重重地拍了拍腰间的枪套，说：“怎么办？当兵呗！老子手下正缺人，跟老子干，吃香喝辣，啥也不愁！”

周头五两眼一亮，问：“顿顿管酒吗？”张连长爽朗地大笑说：“当然管，不过，得有个先决条件——上了战场，敢于同小鬼子玩命！”

周头五说：“小鬼子？我爹妈都死在那帮畜生手里，我刚才说的那件大事，就是为他们报仇雪恨，

正愁找不到机会呢！可是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这儿正犯酒瘾，你如果能先把第一顿兑现了，那就再好不过啦！”

张连长又是一笑，说：“父恨母仇，不共戴天，好小子，就凭这一点，老子看好你！好，咱俩就好好喝一场，老子倒要看看，你小子到底有多大酒量，能喝得过老子吗？”

就这样，两人边走边说，就近走进一家店子。张连长招呼老板炒了几个菜，又要了一坛好酒，两人面对面坐着，一齐端碗，一碗又一碗地干开了。

小镇上爱喝酒、能喝酒的人不少，能喝过周头五的，却从未见到过。可这回与张连长接连干了八大碗之后，周头五开始有点头重脚轻了，他蒙眬着醉眼一望，不由大吃一惊：张连长似乎依然平静如常，看不出一丁点儿醉意。不行，今儿个哪怕醉个四脚朝天，我也不能乖乖认输，要不，今后怎么在他手下混？犟劲一上，周头五咬咬牙，拿出拼命的勇气，又连干了两大碗，终于撑不住啦，趴在桌子上了……

来到部队后，张连长果然没有食言，餐餐没少他酒，不仅是周头五，连里每一个弟兄都一样，能喝，



· 传闻轶事 ·

只管尽着肚量喝。张连长率领的这个连，弟兄们个个英勇，在近几次战斗中，表现更是格外突出。上司一高兴，加上湘西大会战在即，必须鼓舞士气，就给了他们不少赏钱。大伙儿心里都很明白：这一战事关重大，一旦让小鬼子得逞，攻下中美合作的芷江机场这一战略重地，国民政府的“陪都”重庆就门户大开，整个国家、民族就危险了！小鬼子那是将人逼上绝路啦，绝对没有退缩之理，但是，打完这场大仗，全连兄弟还能剩多少？说不定一个都不剩了，赶着眼下有钱有时间，还不一醉方休、喝个痛快？

大战前夕，全连举行战前大会餐，弟兄们因听说过张连长与周头五斗酒的故事，就一齐起哄，要求他们再比一场。张连长想着让弟兄们战前乐一乐，活跃活跃情绪，就一眼看着周头五，等着他点头。周头五开始极力推辞，张连长那海量，他见识过，再比，还得输，没必要当众出丑，给人落下笑柄！但是，大伙儿却不依不饶，非让他应战不可。周头五推辞不过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慷慨地一拍胸膛说：“好，比就比，不过，这回得来点赌注！”

张连长的兴致顿时高了，忙问

赌什么，周头五说：“如果我赢了，这回战场上临时有什么重要任务，就归我！”

张连长历来以敢打敢拼著称，紧要关头，从来都是自己一马当先，哪轮得上别人？不过，周头五的酒量虽然不差，同他比，却是略逊一筹，这一点早已得到验证。张连长自以为胜券在握，他一口答应，二话不说，伸手拿过两个大海碗，吩咐倒酒。一场酒喝下来，张连长喝得头昏眼花，明显力不从心了，奇怪的是，周头五却是应付自如，如同没事人一般。就这样，张连长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。

开战那天，他们连所在的那个团，奉命在雪峰山纵深地带设伏，阻击从侧翼包抄的日本兵。张连长的连队作为全团中的主力连，却被作为预备队留守待命。

这场战斗，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激烈，从那天清晨开始，日本兵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，但都被打退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双方的争夺越发惨烈，阵前山坡下，日本兵尸横遍野；山上战壕里，国民党部队活着的所剩无几，可是，日本兵却依然密密麻麻，如蚂蚁一般，不要命地往上爬，部分日本兵已冲入战壕，阵地上开始了残酷的白刃战。



紧要关头，张连长临危受命，火速奔赴阵地，投入战斗。他这支生力军的到来，正好在最关键的一刻给了敌军致命一击，日军瞬间如潮水般败下阵去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日本兵的阵后突然开出一大群坦克，其中一辆气势汹汹地朝张连长的阵地正面闯来，连续几发炮弹，就炸飞了连里十多个弟兄。周头五一见，不由心头火起，顺手抄起身边的炸药包就往外冲。张连长一见，慌忙阻拦说：“兄弟，你头一回上战场，缺少战斗经验，这炸坦克的事，还得由我亲自上！”

没想到周头五却瞪大眼睛说：“连长，那天比酒，赢的可是我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！我周头五过去

当了那么长时间混混，如今好不容易捞到个为国立功、为爹妈讨还血债的机会，你可不准同我争！”他说着，趁张连长不防，胳膊用力一甩，粗暴地将张连长推倒在一边，纵身一跃，往外冲了出去……

敌军的坦克终于被成功炸毁，可是，一起被炸飞的，还有周头五的身体。战斗结束后，张连长泪如泉涌，扑倒在周头五残缺不全的遗体上大声哭骂：“周头五，你这个大骗子，居然敢跟老子玩阴的！今后去了阎王爷那儿，老子还得找你好好算算这笔账！”

原来，张连长那天酒醒后，一个兄弟悄悄找了他，那兄弟斗酒时就站在周头五身后，看得分明：周

头五把一条毛巾塞在胸前，喝酒时，大部分酒都是顺着脖子流下，让毛巾给代“喝”了，这才轻松地赢得那场比赛。张连长听后，当时没声张，准备在关键时候再揭穿，万万没想到，周头五却没再给他机会！打那以后，张连长终生滴酒不沾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根据日本作家海渡英佑同名小说改编。海渡英佑（1934—），日本历史推理小说作家，作品多以逻辑推理见长，曾获得第十三届江戸川乱步奖。

臭味相投



下午刚过四点，忙了一天的谷田弘子起身朝办公室外的洗手间走去。这个时间点洗手间里通常没什么人，弘子上完厕所正洗手时，突然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谷田小姐……”

弘子紧张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厕所最靠近窗户的那个隔间的门被缓缓推开，一双男人的眼睛正死盯着弘子。同时，弘子从门缝中惊讶地发现，里面还有一个人！

这两个人弘子都认识，一位是有“公司之花”美誉的宫本彰子。这位美人此刻花容失色，一脸惊恐，而在彰子身后的竟是主管石崎恒雄！不，准确地说，是前主管，因为石崎已于两日前提出了辞职。

弘子满脸的惊诧，原本待人谦和的石崎主管，此刻身着一件灰白色风衣，脸色铁青，眼神凶狠，右手还握着一把类似登山刀的凶器，他挟持了彰子！

弘子不由得往后退。石崎又发



话了：“谷田小姐，你别紧张，我今天感冒发烧，喉咙都哑了，所以请你走近一点，你要是不听话，宫本小姐只有自认倒霉了。”

“求求你，请你听这个人的话吧，我不想死……”彰子的苦苦哀求，让弘子不忍心撒手不管，她颤抖着问：“你、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石崎说道：“我这次辞职是被逼的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你现在去把仓冈课长叫来，还有，告诉大家，任何人都不得接近这个洗手间！我这里可带着炸药呢！宫本小姐，你能证明我不是在唬人吧？”

彰子哭哭啼啼地说道：“这里有好几根红红绿绿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他是个疯子……天呀！你把我弄痛了！”

弘子听到彰子的惨叫声，不敢耽搁，慌慌张张地冲出了洗手间。

要求一二

当弘子语无伦次地把话传给仓冈课长时，仓冈额头渗出了汗珠。

公司内的派系斗争相当激烈，前不久，实力派的核心人物桑野先生因为车祸去世，与他为伍的一帮高级干部都被以各种理由撤了职。而石崎作为他的女婿，也遭到了百般刁难，被逼离职。仓冈原本以为，

仗着妻子和美能继承到巨额遗产，石崎不该对丢一份工作那么耿耿于怀，可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来。

仓冈硬着头皮赶到了那个洗手间，站在外面喊话：“石崎！我是仓冈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你出来说吧，别把事情闹大！”

半晌，才传来石崎宣读声明般的声音：“仓冈课长，你存心把莫须有的侵占公款的嫌疑安到我头上，可我没有动过公司的一分钱！”仓冈申辩道：“这是误会！我也不是只怀疑你一个人啊……”

石崎似乎完全漠视仓冈的辩白：“我要求你们几位领导向我递交谢罪状还我清白！或者是补偿我一笔慰问金，这就全看你们的诚意了。我给你们两个小时，过了时限，就别怪我对人质不客气！”

“你……你别不讲理好不好？还有，宫本小姐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连累她呢？”

石崎没有回答，彰子却哭得歇斯底里：“天啊，我求求你别再多说了，这个人现在根本没有理智啊，他说什么，你就听什么吧！”

接着，石崎低沉的声音又传出来：“另外，说来丢脸，我的老婆和美背着我偷男人，昨天晚上竟



离家出走！我有确证，这个男人就是公司里的一个人，我的第二项要求就是：两个小时内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带来！”仓冈一头雾水：“这种男女间的私情，我怎么能在两个小时内查出来呢？”

“这个家伙，难道不是表面上装着道貌岸然的仓冈课长你吗？”

仓冈一听，激动得口沫飞溅：“你……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！”

石崎继续说道：“那或许另有他人，我不想多说了，你们去查吧！”

“好，可你刚才说你有确证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半晌，石崎才开腔，但似乎答非所问：“顺便告诉你，我据为人质的宫本彰子是和美以前的同学，是个坏女人。是她煽动和美红杏出墙的，所以我不能放过她，必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对她下手的！”

“没有……没有这样的事……我是冤枉的……你饶了我吧！”彰子绝望的尖叫声再度传了出来。



公司领导们开始研究应对之策，其间，几位和石崎关系不错的同事，也尝试了晓之以理的说服攻

势，其中还有与石崎同在一个登山俱乐部里活动的前辈。可不管怎样，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

公司最后决定：由几位领导联名写谢罪状，同时给石崎一笔不菲的慰问金。对于这个答复，石崎似乎默许了，随后他又问：“你们怎样答复我的第二项要求呢？”

石崎的妻子和美到底和谁有私情？难道真是仓冈课长？面对领导的诘问，仓冈拼命为自己辩白。

快到时限了，公司当局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自行处理了，他们只得报警。

警察听说石崎持有短刀以外还备有炸药，便不敢贸然行动了。他们尝试与石崎谈判，可石崎置之不理，只是一再强调，在两项要求都被满足之前，是绝不会妥协的。他的感冒好像很严重，说话都有些困难的样子，因此，几次表达意思还是由彰子代理发言的。

将近六点，在和美居住的青山公寓调查的警员，发来了最新的消息：刑警们破门而入后，在公寓客厅内发现了和美的尸体……警员初步判定，和美是被掐死的，且刚死不久。她的衣服齐整，也没有外伤，像是事先被人下了安眠药。

是谁杀了和美？那个与和美私



奔的男人又在哪里？他是凶手吗？警察一时无法断案。指挥官江口警部决定采取迂回战术：“石崎，你太太昨晚离家出走后突然得了急性盲肠炎，被送进医院动了手术，因而不能来见你。她表达了对于离家出走的悔意，她很担心你啊！你要是现在罢手，这个罪不会很重。”

石崎想了一会儿，可能由于身体真的撑不下去了，竟有了降服的意思：“我要求警察以及公司人员全部撤离现场。我会自己出去的，不然，我立刻对宫本彰子下手！”

江口警部思索了一下，便依石崎的要求撤了人手，但他示意一些警员埋伏在暗处，伺机行动。十分钟过去了，十五分钟过去了，洗手间里并没有动静。突然，站在窗

前的一名警员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江口警部冲过去，朝这名警员所指的方向张望，看到一样东西在黑暗中飘落下去——这是一件灰白色的风衣。

难道石崎跳楼了？不可能，那件风衣如果是人穿着，哪会那样飘然而下呢？江口警部把头探出窗外瞧，墙壁上并没有脚可以踩的地方，石崎也不可能爬窗而逃。

约莫十分钟后，江口警部还在发愣时，洗手间门开了，憔悴的石崎和彰子双双出来。石崎在毫无抵抗力的状态下，接受了逮捕。

百密一疏

这不是虎头蛇尾式的一场闹剧吗？简直莫名其妙！警员们从洗手

间里搜出了一把真的开山刀，而所谓的炸药却是假的，是一些用涂了颜色的塑料管伪装起来的東西。

“我大概是由于发烧而昏了头，”接受审讯时，石崎沮丧地说，“我太绝望了，妻子、公司，甚至是老天爷都对我不公平！”

江口警部直接问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道：“你把风衣从窗口抛出去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自杀，我不想活了，但我太窝囊了，我看到手里的风衣掉下去的时候，我又退缩了……”石崎瘫在座位上，狼狈至极。

另一方面，石崎之妻和美的死亡案件还悬而未决。石崎的反常行为，引起了江口警部的大胆推测：莫非石崎在杀害和美后，故意演出这场闹剧来？他挟持人质，闹得鸡犬不宁，但论起罪来，因为是初犯，人又发着高烧，再加上有情有可原之处，因而获得缓刑的可能性相当大。何况石崎还有动机：和美死了，桑野家的巨额遗产将全数归他所有……

可是，推测归推测，根据验尸结果，和美的死亡时间是下午五点前后。可是，石崎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了。

江口警部反复思索，他的脑海中始终有一幕场景挥之不去，那就是在空中飘落的灰白色风衣。他仔细翻查了那件风衣，款式极其平常，口袋也空空如也，然而，他终于发现某样东西了！

不久后，石崎和彰子以共同杀人嫌疑遭到逮捕。

原来，石崎先利用安眠药让和

美昏睡，再来到公司演出了一场挟持彰子的戏码。然后，他趁弘子去报告领导的时间，从洗手间溜出去，赶回家向妻子下了毒手。而彰子则一个人在厕所里操作录有石崎声音的录音机，同时，适时加上自己的台词而演了一场独角戏。

石崎在杀害妻子后，在约定时间回到这幢大楼。这时六楼已是戒备森严，而五楼尚可自由出入。

彰子用事先准备的绳索把录音机吊到五楼，石崎接到录音机后将它藏好，彰子再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好，然后把灰白色风衣抛出窗外。

警员们的注意力会被从天而降的风衣吸引过去，而在登山俱乐部受过训练的石崎就利用这个时间，靠绳索攀登到六楼。上来后，再将绳索藏入洗手间吊顶的隔层里。

利用挟持人质惹一场事端，以制造杀人不在场的证明，这项大胆的计划，却因一点小小的疏忽而功亏一篑：这件风衣上沾有一小块嚼过的口香糖渍！警方化验得知，上面有彰子的唾液！

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质，怎么会悠闲从容地嚼着口香糖呢？

（改编：平 冬）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 夫）



一人一狗，刚从缉毒战场上退下来，又卷入了爱狗协会和卖狗黑市的争斗中。然而不管在哪里，不变的是人狗情深……

□ 任荣婷

我的战友叫二孔



1. 退役回乡

韦一带着二孔，一起从警队退役了。韦一是警犬大队的一名警员，外号“韦一孔”。二孔则是只八岁的德国黑背警犬，多次在缉毒、搜救行动中立功。他们俩走的时候，那些平时爱嚷嚷“流血不流泪”的同事都依依不舍，哭得像泪人。

韦一和二孔的绰号是这么来的：一次，韦一带着黑背在山里搜捕毒贩。突然，黑背对着一处洼地“汪汪”直叫，警犬训练有素，不

会在执行任务时乱吠。毒贩知道暴露了，抱着鱼死网破的心理，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韦一。

关键时刻，黑背挡在韦一身前，后腿中了一弹。毒贩见状，对着韦一再补一枪。韦一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不能再让黑背受伤，条件反射地翻了个身，把黑背护在了身下，这一枪打在了韦一身上，打穿了肺叶。后来，警犬和警员互相挡枪的传奇被传开了，这才有了“一孔”、“二孔”的外号。



事情虽然感人，结果却很悲壮，韦一因为那一枪，身体素质直线下降，不能再执行任务。二孔则落下残疾，后腿跛了。警队本来安排了韦一做文职，可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，打了退役报告，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，只有一个要求，把二孔带走。警队是有严格纪律的，这不符合规定，也没有先例。韦一跟领导争取了很久，加上很多同事帮着向组织反映，才终于让韦一和二孔一起退役。

韦一如愿带着二孔离开了警队，但他的麻烦才刚开始。城里不允许养大型犬，他只好带着二孔回老家凉县，可谁知道回到凉县的第二天，他就把二孔弄丢了，自己还差点送了命。这事还要从一起意外的绑架说起。

韦一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，他十几年没回过老家，那个村子里早就建起了大片瓦房，各种店铺林立。很多原来的乡亲都不在了，搬走的搬走，进城的进城。一人一狗往村里走，竟然没碰上一个熟人。韦一正郁闷呢，忽然二孔对着一扇黑铁门“汪汪”叫了起来。韦一警觉，顺手抄起一根柴火棍，斜着身子往黑铁门里一觑，吓了一跳，竟然有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被五花大绑

在院子里。韦一轻轻一推，铁门没锁，院里也没有其他人，他赶紧进院子给那人松绑。男人被打得满脸是血，看不清长相，但眼神里全是求救的渴望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谁把你绑在这的？”韦一一边给男人松绑，一边希望迅速获取有效信息，方便一会儿警察办案。那男人也不知道是被吓傻了还是另有隐情，竟然不说话。也就是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外面忽然吵嚷起来，听声音不下二三十人朝着院里来了。眨眼间，院子里呼啦啦挤满了人，几个人冲着韦一喊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二孔俯身龇牙，发出警告的低吼，那些人见二孔威风凛凛，被吓住了，一时半会儿不敢上前。有个戴眼镜的斯文年轻人站了出来，问韦一：“这是你的狗？那你就更不应该救这个畜生。”

韦一从没见过绑架别人还如此理直气壮的，怒道：“这人是你们绑的？你们这是犯罪知不知道！”

这话让院子里的人不满了，那个年轻人好像是个首领，摆手示意大家安静，对韦一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他是个偷狗贼，专门偷人家的狗拿去卖，狗是人类的朋友，这人连狗都不如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教训。”



这时韦一才注意到，院子里的人都戴着黄色的袖标，上面写着“凉县爱狗协会”的字样。韦一也爱狗，可这不是绑架别人的理由，他耐心地对年轻人说：“不管他有什么错，有政府和法律，你们这样擅用私刑是违法的。我要把他带走。”

年轻人一下激动起来，指着身边的一个女孩说：“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保护狗的法律，你看她，养了十年的金毛就是被人偷去卖给了狗肉馆，可报警之后呢，那些偷狗贼不过是蹲几天大牢罚点款，就又出来了，接着偷狗杀狗！”那女孩被唤起了伤心事，眼圈一下红了，年轻人顺势说道：“我们爱狗，如同爱我们的家人，家人被杀了没人管，我们难道不能用自己的方式震慑歹徒吗？”

这话说得慷慨激昂，韦一想了想，一边给裸体男松绑，一边说：“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方法绝不可取。有问题应该努力寻求解决办法，使用暴力是最蠢的方式。”

领头的年轻人根本不听，振臂一呼，一帮人就把韦一围了起来。看来讲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只能硬闯，他一手拉起裸体男，一边呼喊二孔。只是对方人多，韦一又不能真的让二孔咬那些人，到底落了下风，好

不容易冲出院子，裸体男却没救出来。韦一只能去找人帮忙，再回来救人。

2. 二孔失踪

等韦一带着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几个人再回到院子时，里面已经人去屋空。村主任对韦一说：“就是几个娃娃淘气，闹腾不出啥大事。放心吧，回头我跟公安的同志说一下。”听村主任的口气，似乎对这事并不在意，韦一虽不甘心，但找不到人也没办法，加上天色已晚，他带着二孔在村里的一家旅店先落下脚来。老板娘是个不爱狗的人，坚决不允许二孔进屋，韦一表示理解，把二孔拴在了旅店的后院。

第二天一早，韦一买了早点，准备去后院跟二孔一起吃，却发现拴狗的链子被人砸断了，二孔不知去向。韦一脑子里“轰”的一下，浑身冒汗，赶紧找老板娘问个究竟。老板娘不以为意地说：“可能是被人偷了，这阵子村里丢狗的可多了。”

韦一立刻说道：“不可能，二孔是受过训练的警犬，没那么容易被偷。”老板娘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韦一：“再厉害也是狗，你见过



狗比人还精的？偷狗的都有吹镖，麻醉一打，熊都能睡着，别说狗了。”

韦一一想确实有这种可能，否则二孔警觉性那么高，不会不声不响地被偷走。他挺大一个男人竟抑制不住鼻子一酸，难受得想哭出来。老板娘说：“你要是不甘心，就去村头那个爱狗协会，他们没准能帮你找回来。”

爱狗协会在村头有间小办公室，负责人叫张进。韦一一进门，只见张进正是昨天那个领头人。张进以为韦一又是来找麻烦的，忙声明昨天那个人趁乱跑了，他们可没把他怎么着。韦一想到昨天的事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一张嘴才发现自己嗓子都哑了：“我是来找你们帮忙

的。”

张进听说二孔丢了，恨恨地说：“看来我们还是打得轻，肯定是那个歪嘴干的！”歪嘴就是昨天被扒光了绑起来的男人，是凉县有名的偷狗贼。张进继续说：“你那只黑背毛色黑亮，长得匀称，那么扎眼，肯定是昨天被歪嘴盯上了。你昨天才救了他，晚上他就把你的狗偷了，你说这是不是报应？”

张进这话说得不客气，而且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，韦一忍着不敢发火，张进得意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那歪嘴得手的狗，一般都卖给狗肉馆，不快点找回来，你那狗就没命了。一会儿我们要跟总部的人去高速公路上拦一辆运狗车，你可以一起去，或许那车里就有你的狗。

就算没有，我也可以请我们协会的主席帮你发动组织找狗。”

韦一知道时间拖得越长，二孔越危险。虽然私自上高速公路拦车的行为不妥，但张进说这批狗是不法商贩收的被偷盗的狗，为了二孔，韦一同意了。

张进他们按照约定来到高速公路的匝道





上埋伏好，参加行动的不下五六十人，韦一这才知道爱狗协会是个很庞大的组织。张进说的协会主席是个有点谢顶的中年男人，这人方脸浓眉，一脸正气，名字叫郑和，大家都叫他郑主席。忽然有人喊道：“来了！”一群人立刻各就各位，熟门熟路地把运狗车拦了下来。一车的狗“汪汪”乱叫，爱狗协会的人跟司机吵了起来，而韦一看了一圈就失望了，车上面都是同一品种的上狗，根本没有二孔。

司机抖着手里的文件吼得声嘶力竭：“我这不是偷的狗！我这都是肉狗，有检疫合格证的，你们可以查啊！”但除了韦一，没人去关心那个文件。

张进跟司机吵了起来：“我们不信！你这就是偷的狗，我们不会让你把狗运走的。你开个价，我们把狗买下来。”司机当然不同意卖，可看爱狗协会的架势，他不卖就别想走，被逼得没办法松了口，开了价。可是张进他们根本没打算花那么多钱，只答应给司机三分之一的价，司机当然不干，两方又吵了起来。

韦一仔细看了司机的文件，这些确实不是被偷的狗，而是正规的肉狗。“听我说，这个文件是真的。

你们的消息可能有误，这不是被偷的狗。”但没人听韦一的话，最终那车狗被低价买了下来。郑主席押着那车狗准备走，他看了一眼韦一，很不高兴地对张进说：“我们是有信仰的，这样不坚定的人不应该被拉进来。”

张进他们对郑主席的话言听计从，因为无论是协会的赞助还是买狗的资金都是郑和带来的。张进对韦一说：“你的狗还是自己找吧，你也算爱狗？呸！”说完，他领着爱狗协会的人开车扬长而去，留下韦一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。

3. 黑爷现身

韦一气得够呛，这些爱狗协会的人怎么油盐不进？现在他只能靠自己找二孔了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回村的路上，他路过一家名叫“老六狗肉馆”的店，店面很旧，韦一知道，这种小店大多不会过问狗肉的来源，老板多少跟偷狗贼有点联系。既然歪嘴偷狗都偷出了名，老板说不定知道点什么。韦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门而入，却发现馆子里只有老板老六在喝闷酒：“不好意思兄弟，小店关门了。”

韦一不吃狗肉，但很多人都



好这口，这家店虽然位置偏了点，但也不至于生意这么惨淡吧？韦一为了打探消息，跟老六套起了近乎。

老六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倒，借着酒劲跟韦一抱怨了起来：“我不是和你吹啊，我这一身的手艺都是跟着延边的师傅学的，绝对正宗。以前我这馆子也很风光，搞成现在这样，都是那个黑爷和爱狗协会闹的。”

韦一细问之下才知道，由于爱狗协会的存在，正规渠道的肉狗根本进不来，而黑市上的狗肉源都让一个叫黑爷的人给垄断了。黑爷自有门路，爱狗协会似乎奈何不了他。他成了周围几个县唯一的狗肉供应商，价格越来越高，老六这种小本经营的店根本就负担不起，陆续倒闭了不少。

“歪嘴也没有货吗？”韦一试探着问。老六毫无戒心，说：“歪嘴就是黑爷的人，他倒是偶尔背着黑爷弄点私货，但那价格也低不到哪去。”韦一一听这事有门，忙说：“钱不是问题，不瞒你说，我是觉得你这店不错，想把它盘下来，就怕没有货源。你能不能替我引荐一下这个歪嘴？”

老六早就有意把馆子脱手，这

送上门来的好事哪能不接着，当即约了歪嘴来馆子相谈。韦一故意背对着门口坐，歪嘴一进门就大大咧咧地说今天得了一车上狗，想要从速，等他认出韦一想要跑，早就被韦一一个擒拿撂倒了。歪嘴做贼心虚，连连求饶：“别打我，别打我，不就是条狗吗？我赔你钱就是了！”

韦一一听，立刻暴怒：“那是我过命的战友！你把它弄哪去了！”歪嘴哪受得住韦一的乱拳，连连说：“放心，放心，你的狗没事。最近得手的都给黑爷了，黑爷说今天有车货到手，准备明天一起送到隔壁县的大馆子里呢。”韦一听到这个稍稍松了口气，他就怕歪嘴跟他说二孔已经成了锅里的肉。

老六怕惹事，见韦一没那么气急了，赶紧拉开两人。韦一把他和二孔的事说给老六听，老六听完也深受感动。韦一冷静下来，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歪嘴说：“我出三万，你明天带我去见黑爷，我只要二孔。”歪嘴一听三万买一只狗，简直比得上一车上狗的价格了，立刻答应。

老六倒是个性情中人，他被韦一寻狗的事感动了，竟然同意开车载着韦一去和黑爷见面。只是出发



时，韦一叫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正是爱狗协会的张进。

老六一见张进就翻脸：“叫他干什么啊？我一见这帮孩子就烦。”张进也不甘示弱，对老六骂道：“呸，屠夫，杀手，要不是为了证明他胡说八道，我才不坐你的车呢！”韦一拦着两人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自有安排，放心，不会给你们任何人添麻烦。”

这时歪嘴来了电话，说他和黑爷正好押着货要去邻县，他们在一条还在维修隧道的丁字路上等韦一。老六的车才靠近，韦一就看到了货车后面笼子里的二孔，这才两

三天不见，二孔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。韦一激动不已，捂着怀里的东西就下了车。还没等歪嘴反应过来，“当啷”一声，韦一从怀里掏出大扳手，就把笼子的门砸开了。被圈了许久的狗呼啦啦地往外跑。二孔早就闻到了主人的气息，高兴地摇着尾巴蹿到了韦一的怀里。

“歪嘴，你搞什么鬼！”一直没下车的另一个人见狗跑了，再也坐不住，可他这一出声，把张进惊得合不上嘴：“郑主席？”

4. 大难不死

韦一带着二孔走过去，说：“想不到吧？爱狗协会的郑和主席就是黑市里专门收狗的黑爷。你们以为你们救下来的狗都去哪了？他不过是转手又高价卖出了。”

黑爷还是一脸严肃，语气中却多了几分阴狠：“歪嘴，你敢出卖我？”歪嘴立刻骂道：“呸，谁出卖你谁是孙子！”

韦一笑道：“他确实没出卖你，只不过昨天的事实在太巧了，你们才救了一车狗，歪嘴就说黑爷收到了一批货，还都是土狗。加上老六说，这几年凉县的狗市都让黑爷给





垄断了，我就觉得有点可疑，也猜了个八九分，所以特地叫上张进，让这帮孩子别再被你利用。”

此时张进已气得不行，对黑爷骂道：“你这个伪君子！”

老六本来对爱狗协会和黑爷就没好印象，这会儿有点看热闹似的说：“呵，可真有你们的啊，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，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可害苦了。兄弟，你当过警察，这算不算违法？”

韦一还没说话，黑爷立刻跳上货车，掉头想跑，歪嘴倒是机灵，瞬间跳上了货车后厢。韦一反应也快，指挥着老六开车截住了唯一出去的方向。黑爷狗急跳墙，一个大转弯朝那条未完工的隧道奔去，一路S形开进隧道，撞倒了不少撑顶柱子。歪嘴一个不留神被甩下了车，差点被老六的车撞到。

大货车一头扎进墙里熄了火，黑爷赶紧下车跑，韦一他们在后面追，正要追上的时候，他们身后的隧道开始塌方，前后追击瞬间变成了一起逃命。混乱中，韦一听到二孔在远处“汪汪”地叫。韦一喊道：“二孔，过来！”平时二孔很听命令，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只在原地叫却不动。隧道塌得厉害，老六大喊：

“别管狗了，快跑！”韦一哪肯放弃，冒险回去找二孔，才发现是歪嘴被大石头压住了腿。“做得好，进去！”二孔得了命令，这才飞快地往隧道里跑。韦一挪开歪嘴腿上的石头，连拉带拽把歪嘴拖进了隧道里。也就是前后脚的工夫，隧道口塌方了。

五人一狗被困在了隧道里。开始的十几个小时，五个人还经常互相指责争吵，可越往后，身体越虚弱，也就安静了。长时间缺水缺食让人头昏脑涨，二孔之前就饿了许久，这会儿更是虚弱地趴在了韦一的怀里，让韦一心疼不已：“二孔别怕，咱俩一起上路能做伴。”

张进原本饿得浑身瘫软，这会儿被韦一的话点醒了，挣扎着说道：“我……我改变想法了，人比狗重要，我们……我们可以把狗杀了，血可以解渴，肉可以当食物。这样我们就能争取时间，等救援。”

“你敢动二孔试试！”韦一失去了理智，把二孔往身下一护，瞪红了眼睛。这会儿黑爷倒是说话了：“我同意张进的意见，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关系到我们五个人的命。我们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我和张进同意杀狗，你肯定不同意。”说着扭头问老六：“你呢？”

老六不吱声，过了会儿说道：



“我不参与这个投票。”

黑爷笑着说：“没想到你这么屌。歪嘴就不用问了，我们现在三比二。杀狗，救人！”二孔在韦一怀里呜咽一声，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这番对话。

这时，一直没吭声的歪嘴突然发话了：“黑爷，你会不会数数？你们是两票，我们才是三票。我不同意杀狗！”

歪嘴居然站在韦一这边，这话把在场的人都惊着了。黑爷怒骂：“你饿昏头了！一个偷狗的装什么好人？”歪嘴很虚弱，慢慢说道：“我是偷狗的，但以后，我再也不偷了。我快送命时，是二孔救了我，你们，都畜生不如！”

张进推了推眼镜又说道：“不行，这种时候人道主义优先，不能按投票决定。杀狗求生是最佳方案。”歪嘴挣扎着坐起来，一阵毒骂。老六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哈哈，真是一出好戏啊！”

韦一冷静下来后，一直在观察隧道坍塌的方向，发现一处尚有撑柱，而顶部的岩石是相对较软的砂岩。他瞪了张进一眼，说：“就算杀了狗，几天内也不会有人发现这里塌方，难道你准备先吃狗，再吃人？”见张进无言以对，韦一接着

说：“我有一个方案，这个隧道塌得并不严重，如果能够挖开一个小洞，让二孔出去送信，我们或许还有生还的机会。”

韦一说得有道理，五人轮番上阵，先刨小石头再挪大石头，实在没办法的地方，就用尖锐的硬石头砸砂岩。不知干了多久，终于，一阵清新的风吹入，总算在隧道拱顶处挖开一个洞。韦一把身上的衣服撕下来绑在二孔身上，让二孔带着求救信息钻出了隧道。二孔走的时候身体已经虚弱得发抖，韦一默默地哭了……

一个月后，爱狗协会有了新主席，名字叫韦一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协会再也不干绑人、拦车、骚扰正规经营的事，而是更多地宣传保护动物的理念，开展救助流浪动物的公益事业。协会办得有声有色，逐渐有了影响力。

有个记者采访韦一时问道：“听说你们协会的 LOGO，是你养的一只狗？”韦一笑道：“不，是救过我两次命的战友。”记者又问道：“那你对吃狗肉的行为怎么看？”韦一正色道：“移风易俗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我们会慢慢等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崧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 ·

皖北萧州的风味小吃，首推“啥汤”，与临近的河南胡辣汤和淮南牛肉汤并称“三绝”。“啥汤”是啥汤？

□ 李楠

『啥汤』 传奇



1. 丐仙传宝

据说几百年前，萧州刘家有位屡试不第的穷秀才，在无奈之下弃笔从商。他在南关开了间早点铺，老两口忙上忙下，生意不温不火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天降大雪，有个老乞丐冻昏在刘家店门前。心善的刘老秀才两口子将老乞丐抬到屋内，给他灌了姜汤，还腾了一间屋子让他住下来。

可这老乞丐也是奇怪，对刘老秀才的救命之恩也不言谢，每天饱饭之后便安然高卧，更不到早点铺里搭个手。到了来年春天，老乞丐突然又病得起不了床。刘老秀才为他请医问药，却都不见效，正担心发愁，老乞丐有气无力地说话了，说他这病只需要一锅汤羹药便可痊愈，不过这汤羹药要按他说的食材和配方去熬制。

“麦仁、葱、姜、五香粉、盐……”老乞丐掰着手指头一一点数。

刘老秀才刚要去操办，老乞丐又说还需要一味药引子，就是院中那几只孵蛋的老母鸡。刘老秀才



的妻子一听，噘起了嘴：“全指望这几只老母鸡下蛋换钱贴补家用呢，都吃了，日子还怎么过？”

可救人要紧，刘老秀才当即杀了那几只老母鸡，按照老乞丐的指点一一处理了食材，直到傍晚时分才把这些食材焖在了锅里。文火熬了两个时辰后，估摸着差不多了，刘老秀才去叫老乞丐，却怎么也唤不醒他，只好继续焖在锅中。老乞丐一觉睡到天放亮，眼一睁就嚷着要喝汤羹药。刘老秀才忙起身打了一碗面粉糊，倾到锅中，大火烧开后，再揭开锅，顿时蒸汽氤氲，异香扑鼻，用勺子一捞，鸡肉全不见了，锅中的汤浓淡相宜、色若紫玉，忍不住尝了一口，啊，味道好美！刘老秀才盛了一碗正准备端给老乞丐，一转身却见那老乞丐不知何时已下了床，正笑呵呵地立在他的身后，红光满面，毫无病态！

老乞丐笑道：“你这锅汤尚缺一味，待我指给你看！”说着，伸出右手食指往锅中空戳了两下，让刘老秀才两口子再品一品汤的味道。老两口一尝，哇，果真味道更好了，那鲜味从喉咙间直通丹田，遍体舒适通泰！刘老秀才惊喜地问：“这、这是啥汤？”

“哈哈，你说是啥汤就是啥汤。”

老乞丐随手抓起笔，在书案上铺开纸，写下“啥汤”

这两个字，然后道：“叨扰了二位几个月，无以为报，就把这‘啥汤’留给你们，你们以后只需卖啥汤，子孙后代便吃着不尽了。”说完，老乞丐拱拱手就要告辞。

刘老秀才蒙了，倒是他妻子反应快，忙一把扯着老乞丐的袖子道：“可……可这啥汤中缺的一味，也就是你手指指出的味儿，让我们以后如何熬出来？”

“看来你这老婆子还真有点贪心呢！”老乞丐笑道，“也罢，就将我的这根手指头留给你们以后点化啥汤这一味吧！”说着，他抓起案板上的菜刀一刀把右手食指剁了下来！刘老秀才吓傻了，急忙阻拦却是不及，又见房内金光一闪，老乞丐不见了，案板上遗有一段晶莹的玉指！此时，空中传来老乞丐的朗朗笑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老乞丐迎着朝阳冉冉飞升，转瞬即逝……

此后刘老秀才按照老乞丐所传的秘方，熬啥汤、卖啥汤。果然如老乞丐所言，人们喝了啥汤无不称好，喝了还想喝。

早点铺生意好了，刘老秀才小灶变大灶，草房变瓦房，瓦房变成了拐角楼，拐角楼的门楣上高悬着



老乞丐题的“啥汤”二字。刘老秀才善心得好报的事也传扬开来，人们纷纷猜测老乞丐定是神仙下凡，他遗下的那枚玉指便是仙人指！

刘老秀才把仙人指奉若至宝，用一段碧绿的竹管盛了，锁进佛龕下的密柜中。每天第一个来到刘家啥汤店的食客会看到这么一幕：熬焖了一夜的啥汤就要揭盖了，刘老秀才方将竹管取出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在揭盖的刹那间对准汤锅指点几下，然后一声悠长的吆喝：“开锅了——”

说来刘老秀才并非吝啬之人，他毫无保留地将啥汤的配方公布于众，只是仙人指这件宝物，只在刘家子孙中传承，且传男不传女，传长不传幼。

2. 知县谋宝

到了乾隆年间，刘家啥汤店的掌勺人名叫刘文仁。刘文仁在书塾读书时，聪明好学，文思敏捷，老塾师对他赞不绝口，称许他若走科举之途，至少可取举人功名。但限于刘家“传男不传女、传长不传幼”的祖规，身为长子的刘文仁最终还是痛惜万分地下了学，接过了老父

亲手中的啥汤勺。

既然干了，那就得干好。刘文仁经过一番琢磨，首创了在啥汤中打蛋花的吃法——为了避免留下生蛋的腥气，掌勺师傅以惊人的臂力和准头，把煮沸的高汤举到半米高，手腕一扬间，沸汤如飞流瀑布急冲直下，倾入盛有鸡蛋汁的碗中，不溅不溢，一碗蛋花就成了！冲了蛋花的啥汤美味沁腑，叫人难以忘怀。如此一来，刘家啥汤店的生意更红火火了！

这一年，萧州换了个知县，名





叫刘王瑗。那年月，黄河流经萧州，几乎年年发洪水，百姓遭灾，朝廷为治黄河费尽心思。这刘王瑗本是河道总督府的一个老书吏，堪称治水能手，朝廷特地破格提拔他来萧州当了知县。

公事之余，刘王瑗常来光顾刘家啥汤店，自然而然地，刘王瑗结识了刘文仁，他放下官老爷的架子，与刘文仁称兄道弟，说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！刘文仁心头惶恐：虽说都姓刘，但人家是七品知县，咱是一介布衣，这“兄弟”担当不起啊！

有一天，刘王瑗领着儿子来到了刘家啥汤店，扯着刘文仁的袖子，非要让儿子拜他为师不可！啥，堂堂的一个知县让儿子学做啥汤？原来，刘王瑗的独生子平日里娇生惯养，不学无术，什么本领都没有。刘王瑗做官多年，宦囊颇丰，只是老来得子，很担心儿子将来坐吃山空，难免饥寒。千金万银，不如一技在身，思来谋去，刘王瑗打算让儿子学做啥汤，以后退職回老家也开啥汤店。

听刘王瑗说得在理，刘文仁答应了下来，手把手倾心传授，终于教会了刘王瑗的蠢儿子熬焖啥汤。这下，刘王瑗很快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：他要刘文仁把家中的宝贝

仙人指也交出来，以后他的蠢儿子有了仙人指，来个鱼目混珠，将此刘变成彼刘！当然，他说这事不会让刘文仁吃亏的，会花银子买仙人指，出价整整一万两！另外，刘王瑗还可以把刘文仁举荐给河道总督，以刘文仁的才学，考举人、中进士如拾草芥，将来可授知府之职——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呐！

这、这不是卖祖宗吗？刘文仁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口拒绝，刘王瑗当即黑了脸……

刘文仁的麻烦事来了。当时为了治理黄河，河道总督坐镇徐州，把黄河萧州段当作治理重点，几万民夫和兵丁齐聚萧州，由刘王瑗统一安排，编成营屯，划片居住。刘王瑗大笔一挥，南关刘家的拐角楼首先变成了“民屯”，必须搬迁！刘文仁举家带口的，只得将啥汤店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地方，不料刚落脚开张没两天，又是一纸“搬迁令”下来了，这儿又成了“勇营”，还要再搬！

如此“三迁”之后，刘文仁被拖垮了，无奈索性搬到了乡下去谋生。萧州城东北十八里有个梨花湾，颇为繁华，刘文仁便在梨花湾东头买了间空宅，又开起了刘家啥汤



店，心想这回刘王瑗应该拿自己没办法了吧？

然而，刘王瑗手中的毛笔像长了眼睛似的，划拉得特别长，一纸文书上报给河道总督，随即河道总督批文，要开一条拐弯的引水渠从梨花湾东经过。这下，刘文仁的新宅地又生生地被引水渠冲跑了！

这最后一折腾把刘文仁完全折腾穷了，被赶到了梨花湾南面二里远的荒地里，搭了几间四面漏风、冬凉夏暖的茅草房，与孤坟野鬼为邻。但不论日子怎么艰难，刘家啥汤店总还是要开的，只是生意冷清得可想而知，真可以说是连鬼都不上门！

刘文仁明白，刘王瑗这是变着法子逼他交出仙人指，不交出仙人指，就会让他在萧州无立足之地！

妻儿啼饥号寒之下，刘文仁终于下了决心，找老族兄刘墉去！

这极得皇上青睐的体仁阁大学士，怎么成了刘文仁的老族兄了呢？

原来，刘墉的先祖出自萧州，也算是刘老秀才的后人。刘墉少年的时候曾跟着他爹刘统勋来到萧州续家谱，就住在刘文仁家的啥汤店里，算是同族，论起来刘墉长刘文仁两岁，两人便以兄弟称呼了。两

人谈诗论文，非常投机，自然，刘墉对刘家啥汤的美味也是赞不绝口。两人分手后一直有书信来往，只是这几年刘墉的官越做越大，政务繁忙，刘文仁本不愿意因为私事叨扰他，可今天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这才千里迢迢赶赴京城，让老族兄给他想个办法。

听了刘文仁如此这般一说，刘墉勃然大怒，身子一耸，拍案而起，差点儿连背上的“罗锅”都耸直了：“假公济私，欺人太甚！”

当下，刘墉就要拉着刘文仁去宫中告御状，但刚走到府门口，刘墉又停住了脚步，对刘文仁道：“老族弟啊，御状不能这么告——毕竟刘王瑗谋宝，空口无凭的，而他对你的屡次加害，又全依仗治河的名义，不露把柄；再说了，我也毕竟是咱老刘家的族人，领着你去告御状，有袒护之嫌。这状子难以告成！”

见刘文仁一脸失望，刘墉一番沉思，又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老族弟，你且回去，仍在梨花湾老地方开你的啥汤店。待到明年春暖花开，我让皇上亲自到你的店中来，你就可以就地告御状了！”

啥，坐在家里就地告御状？刘文仁简直不敢相信。



3. 御墨护宝

到了来年春天，乾隆皇帝又一次开始了南巡，御驾渡过黄河后，沿运河南下，三月初到达徐州行宫。

安顿下来后，乾隆就带上宠臣刘墉微服私访了。太阳刚一冒红，两人便骑了毛驴出徐州西行，很快来到了萧州地界。听刘墉说，萧州的梨花此时开得正盛，景色宜人，而赏景的最佳处便在梨花湾。当下两人便扬鞭赶驴，直奔梨花湾而去。到了梨花湾，只见一树树绽放的梨花摇曳在春风里，层层叠叠，如雪如玉，形态各异。乾隆兴味盎然，

诗兴大发，吟道：“千树梨花千树雪，一溪杨柳一溪烟。”

两人边赏花边吟诗，不觉误了吃早点的时辰，待返回梨花湾集市时，集市上卖早点的铺子全关门了。刘墉忙向路人打听，有人指着两里外的荒地道：“那儿有个卖早点的铺子，店主姓刘，生意却不太好，兴许那儿还有早点。”两人忙催驴赶去。

再说刘文仁守着啥汤店，见日头已过巳时，叹口气正要关店门，忽见老族兄刘墉领着一个中年人大踏步地走了过来，不觉心头一喜——不用说，这个器宇轩昂、龙姿凤表的男人，就是当今皇上乾隆了！老族兄的本事还真不小，这“天大的事”还真让他办成了！

当下刘文仁与刘墉心照不宣地递递眼神，故作互不相识，一番寒暄之后，刘文仁便为两人端上了啥汤。乾隆饿坏了，一连喝了三大碗！他打着隔一回味，不禁问那侍立在旁的老店主道：“店家，你这是啥汤啊？”





刘文仁接口道：“哎呀，听客官的口音，您不是俺们萧州本地人，但您一开口就说出了这汤的名儿，真是英明，小老儿我卖了三十年啥汤，不用问就知道啥汤名字的客官，您是第一个！”

乾隆明白了：哦，这汤就叫啥汤，有趣！不过这老店主还真会说话，乾隆不由得对刘文仁好感顿生，于是又要了一碗啥汤，一边细细品尝，一边同刘文仁唠起了嗑：“店家，我看你这啥汤滋味鲜美，余香满口，只是把店开在这荒村僻野未免太委屈了，若是开在城镇街衢、四通八达之处，只怕食客们要挤破头，而你也要发大财喽！”

告御状的大好机会到了！刘墉忙给刘文仁暗中使眼色：顺着皇上这话头儿，老族弟你只消鼻涕一把泪两行地述说刘王瑗是如何一步步欺压你，使你无法在萧州城立足的，这事就大功告成了！

刘文仁却淡淡一笑，回答乾隆道：“酒好不怕巷子深。现在我这店比刚来的时候——不，是比刚开张的时候好多了，每天也能卖上几十碗了……”

乾隆背后的刘墉急得直跺脚：我的老族弟啊，你的脑袋是不是榆

木疙瘩做的，怎么愣不开窍呢？也罢也罢，你不说我替你说！刘墉猛地一拍巴掌，惊惊乍乍地道：“噢，对了！当年我在山东老家的时候，就听人说起过，你们萧州的一家啥汤店里有仙人指，莫非你这啥汤是仙人指点化过的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好喝呢？”

乾隆的好奇心果然被勾了起来，转头问刘墉道：“仙人指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刘墉便眉飞色舞地对乾隆讲起了仙人指的故事，又频频给刘文仁使眼色，让他接过这个话茬：“店家啊，不知道我讲得对不对？”

不料，刘文仁仍不接这个话茬，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，侃侃而谈：“什么丐仙传方，只不过是传说而已。其实呢，啥汤的源头是雉羹，是烹饪的祖师爷彭祖以野鸡、粳米等和以盐、梅，煮成了羹，就叫雉羹——雉羹也因此被称为‘天下第一羹’。后人在雉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，尤其是用乌鸡代替了野雉，就成了啥汤……”

乾隆边喝啥汤边听刘文仁讲古，津津有味，不时插嘴：“你说得不错。这彭祖我倒记得，他姓篯名铿，后来他把雉羹献给尧帝，得到尧的赏识，封邑于大彭氏国，也



就是如今的徐州府，因此后人便把他称作‘彭祖’。若是雒羹能称得上‘天下第一羹’，我看你的啥汤就可称得上‘天下第一啥汤’！”

乾隆兴之所至，一句上联脱口而出：“一奚乌鷄鷄羹传世。”说完，他便示意刘墉对下联。

刘墉这一回却犯了难：此联中‘一奚乌’这前三个字恰又组合成为后面的‘鷄’字，字字相勾连，句意又精准，堪称双绝！

这时候，刘文仁走上来拱拱手道：“二位客官，小老儿斗胆一对，还望二位不要见笑。”言罢吟道：“戈金竹箴箴铿调鼎。”

乾隆和刘墉愣住了，随即拍案叫绝：这下联嵌以彭祖姓名，不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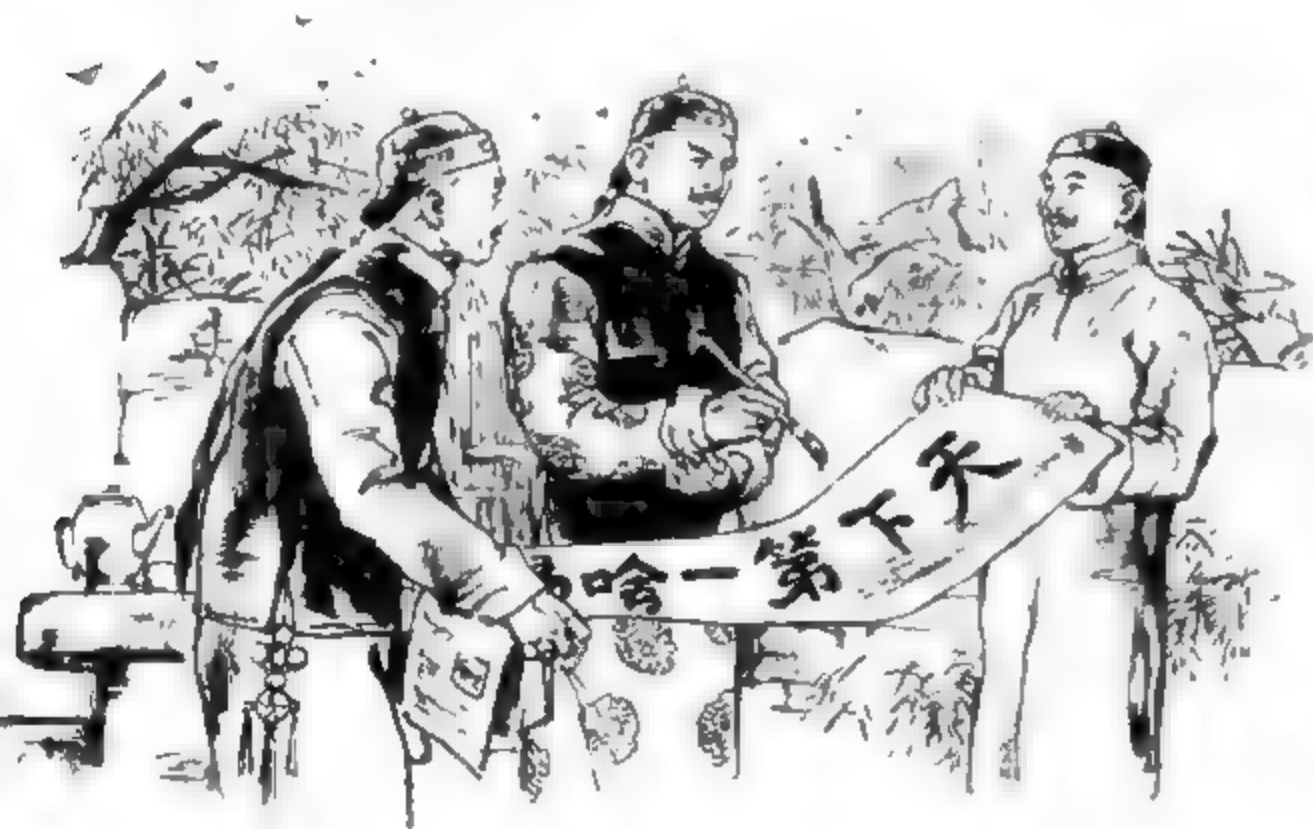
对得工仗，而且意思与上联紧密吻合，字字不离汤羹之事！乾隆感慨道：“不意在这荒村僻野，竟有如此饱学之士，真乃社稷之福！”

喝饱了啥汤，二人起身告辞，刘文仁说什么也不收他们的汤钱，只希望二位能为他刘家的啥汤扬扬名就行了。乾隆和刘墉走过刘家小院的院门时，只见院门下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宣纸，文房四宝俱在。

刘墉明白了老族弟的用意，悄声对乾隆道：“皇上，咱是不是该给人家留下点什么？刚才您金口玉言，夸赞人家的汤是‘天下第一啥汤’呢！”乾隆心情正好，当即挥毫泼墨，写下“天下第一啥汤”六个大字，并盖上了御玺……

只说乾隆回到行宫后的第二天，刘墉又悄悄地飞马来到梨花湾，他找到刘文仁要弄个清楚：说好的告御状，怎么变成了求御墨这么一出戏呢？

刘文仁一声长





叹：“老族兄啊，老弟我对刘王瑗确实有一肚子怨气，昨天我何尝不明白老族兄的意思？只是我不禁想，这刘王瑗在萧州为官称不上贪酷，治河又有一套，我若是因为个人的私事告了他的御状，皇上一怒之下必将他抄家问斩，我……我于心不忍呀！因此，我临时改了主意，让小伙计摆好文房四宝，只求皇上一幅墨宝——有了御墨，就算是有了护身符，刘王瑗再也不敢为难我了！”

刘塘听了叹息不已：“老族弟不仅有真才实学，且怀有一颗包容万物的仁心，却布衣终身，汤鼎为业，可惜了！”

没几天，刘文仁重回萧州县城，就在县衙门口搭了个草棚，把开啥汤店的锅碗瓢盆依次摆开。看门的衙役不敢怠慢，急忙报告给刘王瑗。刘王瑗听后，纳闷了：这刘文仁莫不是昏了头，竟敢跟官府公开叫板！这下好了，休怪我是灭门的县令！

但当刘王瑗走出衙门一看，不由傻眼了，只见皇上的墨宝高高地挂在草棚上呢！刘王瑗起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辨了又辨，确认是皇上的墨宝无疑，不由得腿一软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三拜

九叩……

第二天，刘文仁就被衙役们前呼后拥，请回了南关，重回被清空了的拐角楼。而刘王瑗也明白了刘文仁的一番良苦用心，感慨不已，从此洗心革面，一心为百姓办实事，当好百姓的父母官。

刘王瑗担任萧州知县期间，不仅治河有功，修筑了几道大堤，确保了萧州以后百年内无大灾，而且重新修订了萧州县志，这两件德政被人称颂至今。在县志“风物记”中，刘王瑗对刘家的啥汤单书一篇，赞其味醇品厚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故事看过瘾了吗？轮到你出手了，给我们的中篇故事栏目投稿吧。在这个栏目里，我们欢迎这样的故事：1. 题材新颖，视角独特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，尤其欢迎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；2. 情节曲折生动，线索脉络清晰，故事性强；3. 人物形象鲜活生动；4. 篇幅在10000字至12000字之间。热情期待您的来稿。优秀作品除了能得到优厚的稿酬，还有机会参加各类故事创作活动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邮寄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也可从网上传递，本期责任编辑信箱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故事会微信号: story63,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, 参与互动!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死亡真相

这天, 农场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, 农场主卡罗倒在地上, 头部中了一枪, 已经死了。警方接到报案, 赶来现场调查。他们在离卡罗十米远的羊圈里, 发现了一把手枪, 像是凶手逃跑的时候, 匆忙中扔掉的。

卡罗的农场养了很多羊, 据说, 最近亏损了很多钱, 卡罗还去保险公司买了份保险, 如果发生意外死亡, 保险公司就要赔他家人很大一笔钱, 可是, 如果他是自杀的话, 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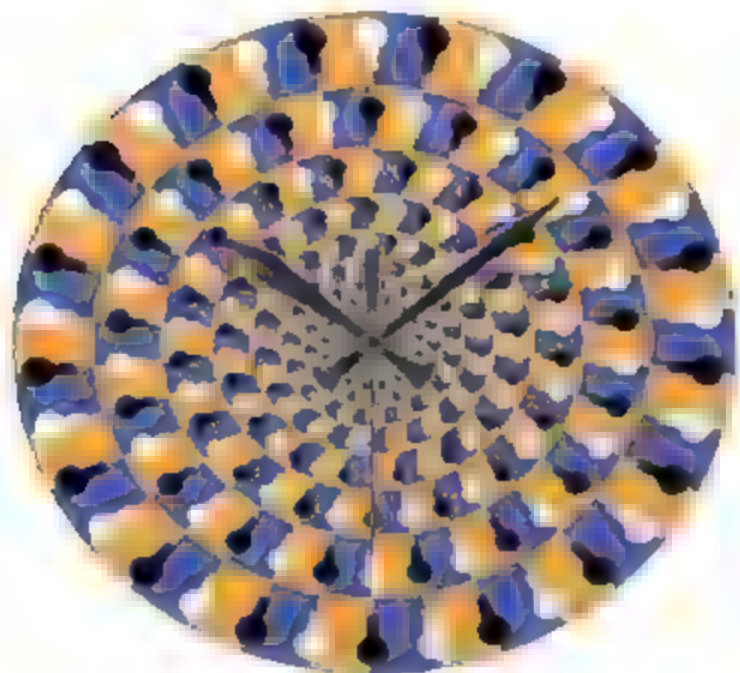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, 警方猜测, 会不会是卡罗为了骗到保险金, 开枪自杀的呢? 可是, 手枪离卡罗有十米远, 他在中弹倒下之前, 是不可能把枪扔那么远的。这样看来, 他还是被人杀害的! 然而现场却找不到凶手的脚印……

这时, 一同前来的夏洛克探长看了看羊圈里的羊, 说了一句话, 揭开了事情的真相。后来警方也在羊圈里查到了确凿的证据, 证明卡罗是自杀的。

亲爱的读者, 你知道夏洛克说了一句什么话, 揭开了卡罗自杀的真相吗?

超级视觉 会转的时钟

这是张有趣的图片。当你把视觉焦点放在图片中央时, 图片是静止的; 但当你把视觉焦点稍稍游离时, 你会发现时钟似乎旋转了起来……



疯狂QA

如图, 打一句诗。



想知道答案吗?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

维码。

2. 登录 <http://t.cn/Rsf08eV>。

3. 购买2017年8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, 与您不见不散! 上期答案见本期P42。





试亲家

■ 焱 燚



贾龙刚是大洪山山寨的大当家。那一年，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，大洪山山寨的土匪们义愤填膺，纷纷摩拳擦掌，叫嚷着要去干日本鬼子，贾龙刚却迟迟不表态，因为他有两件事情还没有谋划妥当。一件是筹措钱款，购买装备，不然就靠这几条破枪去打鬼子，无疑是送死；另一件就是心头肉一样的女儿还没有安顿下来。女儿已经成年，贾龙刚不可能带着女儿冲锋陷阵，当务之急就是帮女儿找个好婆家。这事说起来简单，办起来却不容易，土匪头子的女儿，官宦乡绅人家不

会要，平常百姓人家不敢娶。

这一天，二当家从县城里回来，带回来一条消息，月亮凹有个大财主，他的儿子投靠了日本鬼子，当了汉奸。贾龙刚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太没骨气了！正好，今晚就去找他借钱款。”

半夜里，明月当空，贾龙刚率领弟兄们慢慢逼近财主的宅院。这时，后院门开了，一个人探头探脑地牵出一头大水牛。土匪们猛地扑倒那人，带到贾龙刚面前。

那人交代，他叫丁大山，独门独户住在荒岭子上。农闲时，将大



水牛套上板车，给人拉东西赚点油盐钱。因为他欠着财主一点田租，今天走到月亮凹，财主就让人强行拉走大水牛抵债。丁大山心有不甘，晚上翻墙进了大院，偷偷把大水牛牵了出来。

贾龙刚说：“你胆子真大，让人知道了，还不找你麻烦？”

丁大山叫苦道：“我还指望这头牛多挣点钱，好给儿子娶亲。没有这头牛，全家就没有活路了。”

贾龙刚问道：“你儿子多大了？定下亲了吗？”

丁大山说道：“今年刚好二十，还没有定亲，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，说门亲不容易哪。”

贾龙刚想了想，让手下先把丁大山和大水牛悄悄带回山寨里去，随后下令进入财主家的大院。财主吓得瑟瑟发抖，土匪们一哄而入，抢走了财物、粮食和牲口。

回到山寨，贾龙刚对丁大山说：“你准备给你儿子娶亲，家里应该存了不少钱吧。拿个信物出来，让你家里拿钱赎你。”说完，他让丁大山脱下褂子。

丁大山忙笑着说：“别，你拿褂子去，他们还以为你们把我杀了，不如把大水牛牵到我家。见到大水牛，他们就会相信我被绑票了。”

贾龙刚想了想，决定亲自走一趟，于是带着几个手下，牵着大水牛，去了荒岭子丁大山家里。

丁大山的儿子丁小虎一看见大水牛，就扑上来要和贾龙刚拼命，哭喊着：“还我爹命来！”

贾龙刚好生奇怪：“你爹好好的，抵啥命？”丁小虎说什么也不信。原来当初他爹说过，人在牛在，现在只有牛，不就是说，他爹已经出事了吗？

几个手下将丁小虎死死按住跪下，丁小虎眼里尽是仇恨，拼尽力气想站起来，挣得青筋直暴。贾龙刚赞赏地说：“是条汉子！告诉你，你爹好好的。”他挥挥手，让手下放开丁小虎。

贾龙刚寻思，这回上了丁大山的当了，他和家人有约定，丁小虎只见到大水牛，就认定父亲不在了，怎么可能拿出赎金？他们虽然是土匪，却是求财不求命，只得打转马头回山寨。

到了山寨，贾龙刚气愤地对丁大山叫道：“好你个丁大山，居然敢耍老子！”丁大山苦笑着说：“我们农户人家，大水牛就是命根子，多谢你帮我把大水牛送回家，有了它，我老婆儿子就有饭吃，我也走



得放心。来吧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”

贾龙刚不由得赞道：“一心只为家人着想，敢于赴死，不愧‘爹’的称呼。”于是他下令将丁大山关起来，好生看管。

当天晚上，二当家偷偷把丁大山放出来，带到后山小路上，对他说：“我们也是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才落草当土匪的，大家都是穷苦人，穷苦人何必为难穷苦人，你走吧。”丁大山道了一声谢，急急忙忙地顺着羊肠小道下山去了。

可是才走到半山腰，丁大山就被暗哨抓住，押回了山寨。

山寨大堂里灯火通明，丁大山被绑在刑架上，贾龙刚厉声喝问：“快说，是谁放走你的？”丁大山闭口不语。贾龙刚下令用刑，丁大山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却咬紧牙关，愣是不吭声。贾龙刚不得不放弃，心想：这个丁大山，骨头挺硬的，嘴也挺紧的，好样的。

原来，二当家放走丁大山，正是贾龙刚授意的，他想试试丁大山的为人。

次日早上，昏睡中的丁大山被叫醒，他睁开眼，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一碗米粥，喂给他吃。吃完米粥，姑娘又端来一盆水，给他

擦洗伤口，涂上药膏。丁大山舒服多了，开口问道：“姑娘，你看起来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怎么会落入土匪窝里？莫非也是被绑了票？”

姑娘低头说：“我混迹于土匪窝里，也是没得选。”

丁大山惊讶地问：“为啥？”

姑娘说：“山大王是我爹。”

丁大山愣了，接着重重叹了一口气，闭上眼，不再理会姑娘。

虽然丁大山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可是没有伤筋动骨，调养了两日，就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这一天，贾龙刚让人把丁大山带到大堂上，对他说：“丁大山，看来从你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，我打算放你走。可是你让兄弟们白白忙乎了一场，按照山寨的老规矩，没有交赎金的，得蹉蹉‘八仙阵’，也好给兄弟们一个交代。”

所谓“八仙阵”，其实就是八个菜，其中只有一碗没有毒，选对了，就活着走出去；选错了，就命丧当场。

八仙桌上，早就摆上八大海碗菜肴，丁大山拿着筷子，不知该伸到哪个碗里，心想，反正是个死，不如当一个饱死鬼。他拿着筷子，胡乱地伸向面前的菜碗。

这时，贾龙刚说话了：“丁大山，



为了你的老婆儿子，你可要仔细掂量掂量，想准了再下筷。”

丁大山心想，是呀，不要这么急着求死，先掂量掂量吧。他定下心来，放眼看去，桌子上的八碗菜，无非就是鱼和肉，鱼炖豆腐、千张炒五花肉、豆皮煨猪腿、醋溜绿豆芽、油炸黄豆米，就连酸辣藕丁里，藕眼上也插着黄豆芽。丁大山心中一喜，他算是看明白了，除了一碗梅菜腊肉外，其他七碗菜里，都配有豆制食物。大洪山一带的土话，

豆和“毒”的发音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只有梅菜腊肉是无“毒”的。

想明白了这点，丁大山端过梅菜腊肉，大口吃了起来。

贾龙刚赞许地点点头，这家伙，一点就透。他对手下人一挥手，大声说道：“送客！”手下人把丁大山送到山下，丁大山飞跑着回家了。

入夜，丁大山听到叩门声，打开门，月色下，只见一位姑娘羞答答地站在院里，手里挽着一个包袱。丁大山惊问道：“怎么是你？”姑娘递上一叠钢洋，说道：“我爹悄悄送我来的，他说你头脑灵活，一点就透，应该明白他的意思。”

丁大山忙说：“快快进屋。”

第二天，贾龙刚就带着弟兄们去县城打鬼子了。后来听说县城附近活跃着一支飞虎队，专门偷袭鬼子，打得鬼子嗷嗷叫。再后来，听说鬼子不惜重兵围剿，灭了飞虎队，贾龙刚的尸首被摆在城门口示众了三天。

打这以后，丁大山家里多了一个儿媳妇，据说丁大山出门赶车时，运气好，捡了一个逃难的姑娘，领回家当了儿媳妇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吕 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找鸽子的故事

我在一家餐厅打工，这天上菜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老头正在和一个老太太搭讪，说：“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”老太太问：“我长得像谁啊？”老头说：“我老婆。”

老太太生气了，说：“你别胡说，我可是有老伴儿的。”说完起身就

老式恋爱



走。老头赶紧挡住老太太，说：“你先别走，听我讲个故事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。”

出于好奇，老太太坐了下来。

老头说，他有一个发小叫柱子，当年柱子才15岁。那年代没什么吃的，柱子用弹弓打了一只鸽子，拿回来炖了汤。结果隔壁村的刘小妹跑过来，慌慌张张，应该是家里出什么事了。柱子说：“大妹子，别着急，先喝口汤吧。”小妹喝了口汤，终于镇定了些，然后她说：“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的鸽子？”

柱子吓得一哆嗦，不敢告诉她真相，安慰她说，鸽子一定是迷路了，过几天就会回来。

第二天，小妹又来了，柱子给她烧了个土豆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小妹都会来找她的鸽子，柱子每次都会做点吃的安抚她，小妹每次都吃得很满足。柱子开始期待给小妹做饭，他喜欢上了小妹。

有一天，小妹刚进门，就看见柱子站在院子里等她。柱子兴奋地大喊：“小妹，你的鸽子飞回来了！”他从身后掏出一只灰鸽，小妹说：“我的鸽子是白的。”柱子说：“这几天太阳多毒啊，准是你的白鸽子被晒黑了。”小妹大喝：“你当我傻啊！”柱子只好招了，承认鸽子是



被他吃掉的，他愿意补偿她。

小妹说：“那你一辈子都给我做饭吧。”

于是，他们就开始处对象了。

结婚几年之后，柱子才知道，小妹一直在骗他。小妹喝下那碗汤的时候，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鸽子，但是柱子的厨艺太好了。后来她每天假装去找鸽子，其实是去蹭吃蹭喝，结果喜欢上了柱子。

小妹假装在等鸽子，其实是在等柱子对她动心，她等到了。

异地恋的故事

老头讲完，看着老太太，问：“我的故事怎么样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听得我都馋了。”

老头笑了，说：“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”

50年前，老头有个工友，叫小高，他的女朋友叫芳芳。小高在第二车间，芳芳在第三车间，他俩感情特别好，对他们来说，隔着一个车间，都像是异地恋。小高下定决心要成为车间主任，这样就能自由地穿梭在两个车间之间，就能时常看见芳芳了。

于是小高开始努力上进，终于，组织上看到了他的努力——派他去

西北支援建设。这下完了，他们真的成了异地恋了。

小高到了西北，才进职工宿舍呢，就被带进沙漠，加入一个保密项目，从此跟外界断了联系。

这一去就是四年。

四年后，小高一回到职工宿舍，就看到床上堆满了来信，全是芳芳的。第1封信，“小高同志，我很想你……”第19封信，“小高同志，我在解放路发现了一家小吃摊，味道特别好，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去吃……”第38封信，“小高同志，为什么你一直不回信，是不是和其他女同志发展出了革命友谊？我也要去和隔壁车间的小李发展发展……”第39封信，“小高同志，上一封信是我意气用事了，都是骗你的，我根本没和小李同志接触。”

小高一封封地拆信，看得又哭又笑，他拿出了最后一封信：“小高同志，我妈给我介绍了对象，如果今年国庆之前，你还不回来，我就得嫁给他了……”

国庆？现在是十月中旬，国庆已经过去两周了。小高立马去赶火车，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回到老家。他直接冲到了芳芳家，她不在。是啊，她都嫁人了。小高失魂落魄地去了芳芳提过的那家小吃摊，点了碗面，



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前。是芳芳，正微笑地看着他。

后来小高才知道，原来芳芳每天都会来这里等他。

当他们之间只隔了一堵墙的时候，她熬不过一分一秒；当他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的时候，她反而熬过了四年，她等到了。

三句英语的故事

老头第二个故事讲完，老太太点点头，说：“真是个好故事，还有吗？”老头接着说：“那我讲一对老夫妻的故事吧。”

有一对老夫妻，男的叫老吴。老吴跟他老伴结婚40年，为了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儿子给他们报了一个旅行团，去美国玩。老吴很兴奋，每天都在练英语，老伴埋汰他，练了两个星期，就只学了三句话。

他们到了美国，导游带他们到时代广场自由活动。老吴特别兴奋，见到外国人就招手：“Hello啊，hello啊！你们都hello！”

这是老吴学的第一句英语。

他们一路看一路逛，老吴见到

什么都问，这个how much，那个how much。

这是老吴学的第二句英语。

老吴一路上都在卖弄英语，走着走着，却发现老伴不见了。他吓坏了，到处去找。在一个商场听到争执声，他往前一看，正是老伴。

老伴杵在商场里，死死抱住一根柱子不撒手，旁边站着几个高壮的保安，正在拉她。老吴冲上去挡在老伴面前，对保安怒吼：“你们别碰她！My wife! My wife!”

这是老吴学的第三句英语。

原来老伴走丢了之后，一直站在原地，直到商场关门，保安来清场，她还死抱着柱子不肯走。老吴又担心又生气，问老伴傻站在那干吗。老伴说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”

她站在原地，这是最笨的等待，也是最执着的信任，她等到了。

老太太听完三个故事，心满意足，就跟老头告别，回家了。



我跟老头聊天，这才知道，老头讲的是他和老太太的故事。

故事里的柱子是他，小高是他，老吴也是他，而刚离开的老太太，



叫刘芳芳。刘小妹是她，芳芳是她，老伴也是她。

他们十多岁的时候在农村相识，到了二十来岁，一起进了工厂，后来结了婚，约好了，要牵手走完这一辈子，但是，老太太爽约了。

三年前，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到现在谁也不认识了。她每天都会来这家餐厅，老头就每天来这给她讲故事，讲他们过去的事，希望有一天能让老太太想起他。

“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”这句话，其实是当年芳芳对小高说的。重逢的那天，小高在小摊上吃着面，边吃边哭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冒出

来：“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”

小高抬起头，发现是芳芳。小高哭得更凶了，哭着问：“像谁？”

芳芳说：“我丈夫。”

小高一愣，芳芳接着说：“我已经向组织请示过，组织同意我们结婚，明天你就跟我去办手续，不许再跑了。”

“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”本来我以为，这是最老套的搭讪，没想到，是最深情的告白。

有一天，老太太照常来了。我算着时间，老头也差不多该到了，这时，门被推开，进来的却不是他，是一个年轻人，长得跟老头很像，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。

年轻人坐在了老太太对面，说：“奶奶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
我心里一沉，那个风雨无阻，每天坐在同一个位子，面对同一个人，讲着同样故事的老头，走了。他等了好几年，想等她看着自己，露出熟悉的微笑，他没有等到。

老太太看着年轻人，她望着他的脸出神，表情困惑：“小伙子，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吕佳）

（作者：lost7；推荐者：罗杰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· 谈段子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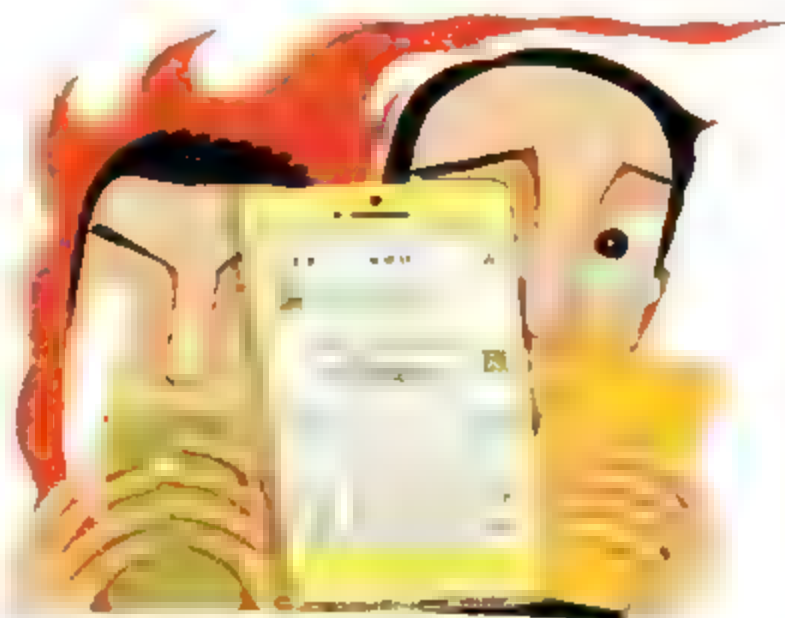


- ◆ 跟女朋友聊天，输入“我爱你”，智能输入法自动联想前女友的名字，没注意看就发出去了。
- ◆ “爸，我到底啥血型？”“B型。你妈之前记错了，你的畜生证明上有。”
- ◆ 本想很高冷地对朋友说“你总是拖我后腿”，结果打成了“你总是拖我狗腿”。
- ◆ 我老家在四川自贡，有一

次在微信群里发了句“我要回子宫了”，震惊了所有人。

- ◆ 想给妈妈发“我在这边挺好的，不用担心”，发成了“我在下边挺好的，不用担心”。

(推荐者：风吹麦浪)



神回复

- ◆ 你说爱上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，是什么感觉？
神回复：报应来了。
- ◆ 妹子送了本书，在扉页上写了一段俄文，是什么意思？
神回复：明知对方看不懂还要给的东西就是表白。
- ◆ 为啥漂亮的姑娘看上去都不缺钱？
神回复：因为漂亮的姑娘节约了修图时间，而时间就是金钱。
- ◆ 如何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？
神回复：一篇文章好不好，主要看读完从厕所出来腿麻不麻。
- ◆ 听说每个人都愿意跟比自己傻的人做朋友？
神回复：那么问题来了，两个好朋友到底谁更傻？
- ◆ 你知道婚恋网站的员工管单身狗叫什么吗？
神回复：库存。

(推荐者：司志政)



爆笑段子集

- ◆ 人们都说我没方向感，我一直不承认，直到他们让我买西瓜我买成了南瓜。
- ◆ 自称巴掌脸的女孩，手都不会太小。
- ◆ 别看我平时对你漠不关心，其实背后说了你好多坏话呢。
- ◆ 很多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而我就不一样，我不关心你。
- ◆ 这一生最深情绵长的注视都给了手机。
- ◆ 岁月让我知道，除了快递，我不必等谁。
- ◆ 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人，大概就是你上吊快死了，大家还以为你在荡秋千。
- ◆ 换季的时候连猫和狗都知道换毛，我想买衣服有错吗？

(推荐者：玉 儿)

当名作遇上“标题党”

- ◆ 《孔乙己》：读书人偷东西，竟然这样反驳……
- ◆ 《卖炭翁》：帮帮这个可怜的老人！看见请转发！
- ◆ 《包法利夫人》：没有公主命，却生了公主病（深度好文）！
- ◆ 《西游记》：为了一册书，他拒绝了全天下的美女……
- ◆ 《变形记》：一觉醒来，他竟然变成了昆虫！朋友圈转疯了！

(推荐者：卧 龙)

词语另解

- ◆ 代沟——我问老爸觉得《菊花台》怎么样，他说没喝过。
- ◆ 无奈——被狗咬了一口，却无法反咬一口时的感觉。
- ◆ 魔鬼——鲨鱼眼中的孙杨，猎豹眼中的刘翔。
- ◆ 时间——人们都想扼杀它，但最后都被它扼杀的东西。
- ◆ 情书——开头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，结尾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的信。

(推荐者：潘 烨)

(本栏插图：孙小片)



遭遇土豪

■ 鲁宁阳

这天，有个年轻的环卫女工，正在清扫一个高档小区旁的林荫小路。突然，一辆路虎牌越野车缓缓开过，从车里扔出一团脏兮兮的纸巾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那姑娘的脸上，姑娘立刻捡起纸团，手持扫帚，站在马路中央，对着路虎喝道：“站住——”

路虎被迫停下，开车的是个光头小伙子，他走下车来，满不在乎地嚷嚷着，还冷不防地推了姑娘一下，姑娘没有防备，被推了一个趔趄，手中的那团纸巾脱手而出，正好落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宾利车上，姑娘

顿时瞪大了眼，说：“好啊，你把我的车弄脏了，赶快给我擦干净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光头小伙子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你吹牛也不早早把词想好，如果这辆宾利是你的，我就用嘴巴给你舔干净了！”

姑娘瞪圆了眼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光头小伙子斩钉截铁：“绝无二话！”话音未落，只见姑娘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对着宾利车“滴”的一声，车门开了，她走过去，从车里拿出驾驶证和行驶证，“啪”地拍在宾利车的发动机盖子上，说：“你自己看吧！”

光头小伙子走上前去，翻来覆去地查看着证件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……这车真是你的？”

一位围观的老大爷说：“孩子，你可别小看这些扫大街的姑娘，她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土豪，这一地区动迁的时候，她们家里拿到的补偿款，最少的都上千万啊，路边这一排豪车，都是她们的……”

光头小伙子一眼望去，宾利、迈巴赫、法拉利，还有一辆兰博基尼，他垂头丧气地说：“得，今天我遇上真土豪了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

你这是在干啥

■ 俞泉江

有一位姓高的老板，买了一辆奔驰，可几次考驾照，都没通过。没有驾照不能开车，这新买的奔驰只得停在小区的路旁。

这天，高老板来到一家刚开张的美发店，很快，他就和理发的姑娘混熟了，高老板一边享受着服务，一边跟她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就说到了“车”上，高老板大吐苦水，说自己有车无法开，真的很苦恼。

这姑娘是个外来打工妹，早考出了驾照，只是自己没车，两人当即一拍即合：高老板用自己的新车，让姑娘开车过过瘾。

理好发，两人来到了高老板的小区，开了那辆新买的奔驰，来到了大街上。高老板为了显摆自己的新车，他下车在前面走，车子在后边跟，遇上熟人，高老板笑容可掬

地打着招呼，心里说不出有多得意。正走着，突然，那车子加速，越开越快，一会儿没影了。高老板用双手拍着大腿，大叫：“我的车，我的车……”

有人问：“你的车怎么啦？”

“我的车被人开走了——”

“那还不快报警！”

高老板急忙掏出手机，报了警。一会儿，警察赶到，高老板说了情况，警察要高老板出示驾驶证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还……还没考出来。”

“请说出你的车牌号码。”

高老板尴尬地说：“这……这车只有一张临时牌照……”

警察有点火了，说：“你这车连牌照都没有，让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子开，你这是在干啥？”

高老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说：“我是在‘遛车’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证据

高清杂志网
GQZZW.COM

康乐小区有个人叫王小帅，以前做过电工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电老鼠，一直偷公家的电用，可就是抓不到证据，这让他好不得意。

康乐小区是个新小区，供电系统先进，电力防盗设备齐全，供电房也锁得牢牢的，物业还有专门的电力稽查员，想要偷电比登天还难，当然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，更何况王小帅还是个专业人士。



一搬来新小区，王小帅就开始寻找可以偷电的漏洞，一番勘察后，和他想的一样，小区总共有两条线路，一条是业主用的民用线，变压器在小区里；一条是路灯用的公用线，变压器在供电所。王小帅知道，公用线路属于市政工程，用了多少电根本没人会在意。

“有了！”王小帅打了个响指。很快，他就从楼下那根电线杆偷偷接了一条暗线，再从下水道穿进屋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从此，王小帅家的电器肆无忌惮地开着，电费从没超过百元，这让他充满了自豪感。

这天晚上，王小帅正在打游戏，突然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物业的电工，工作服上写着“电力稽查”四个字。王小帅镇定了一下，脑补了一遍自己偷电的线路图，确定没有任何纰漏才问：“有事？”

电工严肃地说：“偷电是违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王小帅“呵呵”一笑：“说我偷电，证据呢？”

电工说：“那好，和我下楼吧。”

王小帅想，我干了这么多年电工，布下的暗线还能让你们查到？

可到了楼下，王小帅瞬间腿一软，瘫倒在地。小区里所有人家都是黑灯瞎火的，只有他家阳台上的那盏吸顶灯，亮得跟白天似的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升职妙招

■ 李永来



阿峰所在的公司新来了一位女同事李曼，有回阿峰路过李总的办公室，听到李曼喊李总“爸”，心想，难道她是李总的女儿？李总定是想把女儿放到基层锻炼，将来好接班。如果自己能把李总的女儿追到手，岂不就能走上人生巅峰了？于是，阿峰主动接近李曼，在工作上提供帮助。李曼也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，两人很快成了朋友。

有次两人在聊天，阿峰正忙着逗李曼开心，李总过来了，脸色很不好看，还把阿峰叫进办公室，训道：“上班时间别瞎聊天，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，不要想些乱七八糟的，明白吗？”阿峰只得连连点头。

虽然被训了一顿，阿峰还是不死心，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这天，阿峰加班到很晚，公司只剩

下他和李曼两个人。阿峰鼓起勇气，说：“李曼，等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好吗？”李曼显得很吃惊，有些口吃地说：“不、不行。”

阿峰诚恳地说：“李曼，我是认真的，我能感觉到，你对我也有好感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”

李曼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。”说完，她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阿峰有些沮丧，心想自己还是太心急了，他不愿意放弃，打算明天去给李曼道个歉，两人继续做朋友，等时机合适了再说。

没想到，第二天阿峰一到公司，就得知自己被辞退了。阿峰大吃一惊，想找李总要个说法，同事们拦住他，说：“想知道你为什么被辞退吗？”阿峰点点头。“勾引老总的儿媳妇。”同事们幸灾乐祸地说。

阿峰愣住了，李曼喊李总“爸”，那是喊自己的公公呢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防不胜防

■ 徐嘉青

马华是个麻将迷，平日里一玩起麻将来啥都给忘了，为这没少跟爱人魏玲吵架。

这天，魏玲前脚刚出门，马华后脚就找麻友们去了。正玩得高兴，手机铃声响了，马华一看，连忙示意大家不要出声，接通后他说：“老婆，有事吗？我在家呢。什么，给



你发一张我站在客厅里的照片？好的，我马上发过去。”

麻友们一听，都替马华捏了把汗，谁知他划弄了几下手机，轻松地说：“我早防备着她这手，手机里可存着照片呢！”

照片发过去后，那边果然相安无事。马华得意地说：“我在家的時候，没事儿就在客厅啊、卧室啊、厨房啊自拍，手机里的照片老多了，她不管要啥样的，我都能发过去。”

麻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道：“老马真是高！”

又打了几圈，马华感觉魏玲差不多该回家了，就把麻将一推，起身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麻友老李给马华打电话，一听到魏玲又出去不在家，就兴冲冲地说：“要不我找俩人，咱摸上几圈？”

马华说：“别别，我可是不敢再玩了。”

老李说：“咋了？你那招儿可高着呢，任谁也想不到这手。”

马华叹口气说：“别提了，真是防不胜防！我家客厅墙上不是有个挂钟吗？我怕她看照片里挂钟的时间，事先每隔十分钟就自拍一张，谁知昨天她出门前把挂钟的电池给抠了出来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吕佳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